

說部叢書

第二十集
第三編

軍事小說

卷中

金風鐵雨錄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

書館

藏書

今春伍先生偕王文典先生代表外交農
商兩部、前赴斐律濱嘉年華會、並代滬商
賣貨與賽、咸獲獎憑、所有該處風土賽會

▲伍廷芳先生編

斐律濱賽會記

▲定價大洋三角

情形、各種演說、詳載一編、可為國貨運銷
外洋之起點也、凡欲發展國外商業及研

究華僑心理者、閱之自可得其門徑、

巴 拿 馬 太 平 洋

萬 國 博 覽 會 要 覽

洋 裝 一 冊 (李 宣 龔 編) 一 元 二 角

內容說明

- 一 巴拿馬運河工程之概要
- 一 舊金山賽會開設之緣起
- 一 太平洋地理之關係
- 一 舊金山市政之沿革
- 一 世界全圖
- 一 巴拿馬現勢全圖
- 一 運河工程圖三十種
- 一 博覽會風景圖二十一種
- 一 美國博覽會章程出品目錄
- 一 美國進口稅率
- 一 美國海關檢查章程
- 一 中國出品總則
- 一 各省出品協會則例
- 一 官廳出品規則
- 一 指導出品改良凡例
- 一 赴賽出品免稅章程
- 一 留美學生一覽表
- 一 舊金山居留華人一覽表
- 一 對於輸出品之意見書

金風鐵雨錄卷中

英國勳爵柯南達利原著



9541 212 0000 4753B

甘肅經年圖史上

閩縣林紓

同譯

長樂曾宗鞏

第一章

時去孔道未遠。有支路。吾輩遂竄出其中。路繞小山之跌。其上樹密如櫛。循山行。跌可半咪。始與官道合。然叢林之中。忽閃矛光。人人咸知其中必有伏甲。山迴路卽隨轉。轉處已見騎隊。行於天末。吾輩出叢林中。靜密都無人覺。而山果黃熟。照眼其下。有農家數十處。隱現於林間。余意萬不料於是間。乃有衝擊之事。如電氣之受觸。立發者。卽此農人。亦人人知險狀。時西來之旅。似爲逃亡之人。重裝鞭馬而前。防觸彈鏃。車聲蹄聲。雜以號呼。萬靜之境。乃爲之變。間有車委於道。車人大呼。耳爲之震。萬聲雜動中。撒克遜止衆農夫曰。爾勿譁駭。須嚴陣待。彼林中甲士。甲士之行甚急。流人在道。乃愈驚。吾陣亦幾爲亂。撒克遜謂余曰。克利格爾勿聽此笨車過。因以劍止。

之語已驟馬入人羣中復引一笨車家具雜沓亦引而巨之道上余聞命卽引逃入車如老將言老將呼曰衆前引車絕來騎之道勿令直突笨車之馬羸罷且死老將縱馬留車橫路黎邦亦同牧師往攬他車三輛塞此路可五十碼之遠防騎士包鈔自後攻也謀畫既定數分鐘前後已設險如礮臺守車者可一百五十人撒克遜趣問曰吾輩挾軍械有幾中有老人言曰手槍可十餘復有人曰車中有短槍一可取而用也尙有道中入夥二人素行獵必以槍至忽有人言曰是二人者已在此是時二人已納彈於膛其一曰威德其一曰那德老將曰爾二人但中甲士之馬馬倒較排槍多矣今當以槍乘車隙無動待彼撒旦之子行近三矛之地爾槍發矣二獵人中一人曰吾兄弟能中二百步外走鹿矧乃戰馬吾命託諸上帝一無所怖且吾二人上帝命我行屠來騎甯便畏之其一人曰此類我取狸狴耳且言且伏車下曰威德吾此來爲上帝行戮來者爲嗜人之物法當殲之老將發令曰所有手槍立近車隙已亦勒馬近橫車之次老將呼余曰克利格爾與齊伯司將右黎邦及牧師將左

後人皆礮石以投。果甲士犯吾壘。以矛刺之。若壘陷。汝輩燼矣。衆聞言。皆高呼承命。且歌祈禱之詞。乞助於上帝。於是衆爭出械。均鐵鏞。不可用。尙有鏞槍十數。鏞滿其膛。敵人畏否。則不敢知。然執槍者。已時時防炸。此外尙有巨鏞及杖。或有似矛非矛者。有鐵椎者。橡木之杖者。雜亂無章。此亦歷史中所演。而至於是者。顧爲國之心。旣篤。卽非利兵。亦將假而用。臨敵踴躍。雖數少。械窳。亦不之恤。齊伯司曰。美哉。時也。此一句鐘間。較諸聖陵之戰。可抵一年。吾輩改政教人。乃鬻集於此。今須待獵獸之來。吾饑涎已湧。必欲得此鬻鹿。而後已。余曰。臨敵宜慎。勿爲游語。齊伯司曰。吾卽不以彼爲獸。但視爲敵軍。取而噬之。亦無不可。恨吾不立幟。示人以勇。余曰。吾命如屬絲。何幟之立。齊伯司曰。卽云喪吾命。然爲國民宣勞。何命之惜。且此時不類劇場中鈴動乎。鈴動者。帷啟。時遙遙見一騎隊。以數計之。可九十餘。冠三角之冠。鋼甲而紅袖。蓋步騎並用之。常備軍。騎隊去。余壘可一咪中三分之一。三大將聚馬而談。似議定。中有一騎向余。而鼓角卽隨其後。嗚嗚作聲。老將曰。探隊至矣。老將卽踞車上曰。吾

輩無利器。特託命於上帝。語已卽高歌。百餘人之聲羣和。余此時可云樂極矣。時余陣中羸馬亦稍鼓奮。歌聲旣壯。衆氣尤烈。幾欲潰圍而出。方余陣喧。厯時而來。騎將弁爲年甚少。蕭閒縱馬而來。馬作栗色。據鞍顧盼。言曰。爾聯盟隊中。誰爲大將。老將曰。且問將軍。至此何爲。以老子思之。爾身挾白麾。足以爲爾寶星。爾今戰耶。退耶。騎士哂曰。吾安能舉兵與叛賊爲禮。果使爾爲蚩蚩中之首領。以吾度之。因取金表曰。不及五分鐘。渙矣。爾仍弗降。鐵騎且來。汝輩將無遺噍。老將曰。救主庇我。可勿憂。語時。農夫大譁以爲善。老將曰。汝意云何。騎士曰。非誅夷莫可。因以鞭四指曰。汝輩試思。挾小刃。尙有何能。今惟縛取渠魁來降。汝輩尙可生。爾持鏞槍。乃亦名爲軍械。不如斥去爲佳。一心當念英王慈祥待汝。汝慎勿反。老將曰。汝言乃出範圍以外。因取槍。已以手把其機。曰。汝乃敢以游語惑彼忠信之人。吾彈發矣。騎士曰。吾意欲汝輩勿右蒙茅。尙與農夫呶語。衆騎已羣突至。老將曰。衆慎之。勿聽此妖人言。彼暴君頑顛。不及一禮拜中。將高梟竿上。汝輩胡信之深。卽來騎亦胡能生而縱之。語已槍

發鼓角之隊已反奔。卽騎士之馬亦旋而後趣隊中。有人言曰。惜不卽中此賊。老將曰。吾視之已如死狗。復納其彈。謂余曰。克利格汝知此爲行軍常有事乎。彼敢突吾壘。所失亦不貲。語時見騎士斜弛其身。未近大隊。立顛於馬下。衆云。言不中者誤也。實則此騎士已着要害矣。仆時尙健跳。已乃色如死灰。於是衆騎士大怒。而吾隊亦狂呼。老將曰。衆伏地。彼槍發矣。彈果大至。如雨點。衆爭伏。聽老將令。當雨彈大至時。農夫爭引家具避彈。有臥於車下者。有伏於溝中者。有臥地如僵人者。但有數人終日卓立。一無所怯。則撒克遜齊伯司也。力趣前敵。示戰法於農夫。以警動其衆。若黎邦與余則同坐山坳中。飛彈蚩然從頂上過。余幾疑顛裂。後此有人語爾孫輩。謂勇士不畏彈者。皆讐言也。余此時同黎邦無言。但覺數分鐘中。吾脰已飛。暈不省人。自邇日起。至於今日。尙有餘怖。深知言戰之難也。蓋純良之人。其視槍彈。非習見之物。若瑞典之王。以戰爲樂事。焉能及。卽吾友葛德須。其視戰場。亦如履無事。眞異人哉。時敵人先鋒爲吾所中。移時卽爲彼仇復。有老人侍立齊伯司馬右。忽爾狂號高蹶。

而起。曰：上帝寵我，立仆而死。以飛彈着其右眼，不能生也。同時車上農人亦於胸中彈肺管之血，乃殷其輪。牧師力前挽其臂，以氈塞其創口，力爲祈禱。嗟夫！牧師此時作用可謂丈夫似此。飛彈叢集，顧乃不畏。以左手執短刃，右手執聖經，呼曰：吾輩兄弟，今爲臨命之日，死無足惜。麾聖經於空際，曰：汝輩爲聖經死，不亦榮乎？時亦有地伏之人，作微語答之。老將曰：彼中兵大類窪洲司加村農也。初練未嫻，槍膛過高。然吾之行軍槍膛恆下，向必得當。始發，爾不觀此輩第能發其彈，卽爲盡職，不以殺敵致果爲長。是烏言兵，彼意甯不欲死我。顧乃不能可哂也。老人威廉曰：吾軍已殊五人。吾輩乃大愚，終伏地不出。令彼孺子吐氣揚眉乎？余進曰：吾觀山次有石角突出。今但以數騎與之力持，隱勒吾步隊繞石角出伏而伺之。二獵人曰：吾兄弟守此以待。老將曰：不可。猶距笨車中，以槍向馬隊而敵騎乃下馬，以槍倚馬鞍向吾軍。牧師曰：彼鋒滋利，吾又覆二人矣。老將曰：卽死五六十人亦無憚。當俟其陷陣時方能要而取之。今試問爾如何者？設不守此車，吾輩且立盡。君輩臨陣何能及我。須知敵

我既傷一無所避。惟鎮靜待之。無復他法。當日吾國兵與土耳其博同列。死及其半。垂及激戰。方能以法勝敵。且爾不觀彼躁人復上馬耶。衆果見來軍分三十騎。左繞而來。老將大呼曰。此孺子知戰略矣。蓋前不能衝繞而攻我左右。因告牧師曰。伯什格魯靜鎮。鏖兵死守。勿畏來騎。命余曰。爾率壯士犯彼馬足。投石者繼。汝後舉巨石。近投較彈爲勝。設爾輩欲更甯家見妻子者。則當力衛笨車以抵騎隊。爾分爾所部。有槍者悉近車爲數可五人。此時尙有握短槍者十五柄。長槍者三人。而彈子僅二十而已。因呼齊伯司曰。汝尙有餘槍乎。曰無之。然吾能檢敵尸中所有槍。給吾軍之用。怒馬獨出直趣敵陣。敵人皆愕。萬聲都寂。中而吾軍中農人以爲降也。皆曰。彼人乃僞教降矣。降矣。當力誅之。而敵軍則方部署突吾陣。亦不發槍。不審齊伯司之來何狀。皆相顧不能語。瞬息之間。見齊伯司至。死士之側。取槍並捫其藥彈。從容上馬。而歸。而身後彈如雨集。齊伯司夷然不之恤。迴馬縱一槍。揭冠與之點首。始回陣。顧馬足已着一彈。幸猶騁。既歸。衆大歡呼迎之。此一日爲齊伯司冒險之役。故常着其

冒險之衣以表其壯概。卽敵騎中亦皆歎服其勇。老將曰：衆靜以迎來軍，勿驟發槍。但聽吾令。若輕發者，吾先死。汝語時，怒目閃閃射兇光不已。忽敵陣角聲大起，騎隊已四集。馬來如風，忽爾陷瀟。軍少亂，旣出淖，復部署其隊，仍欲前撲。攻吾圍，嗟夫。吾孫汝聽之。凡人述此戰事，其勢蓋至危，僅能以筆墨述之。至於筆墨不能宣者，則亦實之而已。俱亦未知當用何種語言方能與事相稱。令無遺漏，惟余親歷其事，親述諸口，庶幾其肖耳。敵騎奮迅，馬皆發狂，作喘聲，塵土飛揚中，咆勃無已。余所能言者止此矣。蓋非爲國之深，亦斷不涉此險巖之境。匪特此也。但思其聲始但聞鈴，久乃羣鈴高舉，其來如山，無可抵禦。余當時見此鑿撲之險狀，自覺弱筆亦不能曲繪其容。矧余初涉戰場，以不利之械，薄笨之車，能當彼兵力耶。縱觀吾左右，面皆作死灰。幸不退卻，以幸勝之心甚於虞。敗喁喁咸作祈禱聲。曰：上帝慈惠，救我生民，與暴厲者角。老將坐於車上，目光如炬，舉槍當心，引目睨敵。衆亦效之，直向第一隊騎士。蓋謂此槍苟中前敵，則銳氣立挫，然須待之十步以內，方始發槍。時余已見騎士之甲。

及槍末之火星。然猶未出其彈。少須老將槍發。余輩亦發。後隊亂石如雨而下。余聞石塊及彈落。騎士甲上大類巨雹之觸。石煙雲噴溢。中騎士已剝較。諸前狀乃大異。十餘騎人馬皆倒。血湧如潮。前隊退。觸後隊亦顛。越下馬人號。馬喘力與死。掙人失其冠。不審逃處。此余立觀騎士之情形也。至於後隊之騎。則迴馬趣退。求避不死之屏蔽。余軍之步隊。則大呼謝上帝。直突圍外。簡取戰馬及槍械。並生擒騎士數人。於是衆復得槍械刀矛。可十數。而農夫亦夙充後備軍。能辨槍之靈蠢。故先取爲快。然而騎士已復至。極力陷吾陣。農夫則奮長刀及鎌。翦取馬足。馬踣。騎士之首領。則健而多力。怒馬獨出。號令餘騎。叢刃以進。然馬股中刃直翻。首領於地。首領猶能地鬪。無怯。右手舞劍。左手揚冠。招後騎。吾軍近之。趣退已而左。膝中斧立跪。農夫以打稻之棒。棒其背。伏地流血。尙努目仰視。不屈。餘騎已盡。遂非余引而寘之。車上則爲衆蹂躪。亦立死。首領見余。推置車上。則無聲。觀余作戰。逃騎雖散。尾而攻之。或死。或傷。多中短刃。及傷馬而顛者。計來軍死者九人。傷者十四人。七人受擒。得馬十。可備騎。

用遺槍十餘桿。子藥皆備。敗騎零星不復成隊。槍聲時發時止。趨赴官道。入林中而去。檢點吾軍。傷者六人。死者三人。六傷中其一滋憊。蓋爲彈力所炸。餘五人則爲突騎進時所創。傷亦至劇。可生僅一人。尙有一人爲鏞槍所炸而死。一人臂爲馬踐斷折。綜計之死。八傷亦如之。雖未全勝。然亦足創敵軍。敵軍有律有械。在法無不勝。而竟如此。亦可云得天之助。農夫旣得馬。將欲乘之以追殘騎。齊伯司黎邦亦然。老將獨不欲力遏以爲不可。亦弗納牧師言。牧師自詡祈禱之功。用以矜老將。老將答曰。此事固屬上帝。然徒恃祈禱無益也。吾以爲以色列之得天。爲時亦未至。以吾思之。半天意。半人爲也。因向俘囚曰。汝屬何隊。囚怒曰。此言吾分不能答汝。老將曰。汝不言耶。我將以繩繫汝足。以荆棘笞汝。汝言吐矣。老將且言且以怒目視囚。囚大震。卽結舌言曰。吾爲第二騎隊。老將曰。汝隊安屯。囚曰。吾離隊時。則大衆方屯伊齊斯達及蘭波忒大道。老將曰。衆聞之乎。我輩之時趣矣。若小濡者。恐旋螺之釘。偪及我身。趣轡戰馬。載傷人行。此間非善地。必至拖東方得安席。此事牧師亦知其殆。顧亦不

暇祈禱。時傷人已登車。臥茵褥上。尸則寘諸車箱之下。用爲後隊。農夫聞言亦稱善。極力轡馬引車。無停趾。紛綸可一旬鐘後。始上道。黃昏中。迴望見官道黑點纍纍。卽敵尸橫臥處也。

第二章

黃昏之影。已迷漫天際。日輪亦落諸山後。余軍僮野之隊。歷數村而過。左右顧紅瓦鱗集之人家。爭出犒軍。乳酒盈於盆盃。且執手爲禮。泥飲不聽行。偶經小村。則老幼集於道左。大呼頌祝吾軍。往助聖主蒙茅。昌此改正教門。此村人素不爲客。然頗辨清濁。中有一二爲佃夫者。聞吾軍得勝着。爭來赴軍。有數人不能自脫。則鬱伊無聊。以不得盡力於國民爲恨。而行者則無憚刀斧。得之卽用爲兵。道左之戰。死者固有數人。然村農。旣經此戰。膽力遂巨。健如陸軍。老將撒克遜神威凜然。尤能善撫此軍。遂隱然成一勁旅。行次奮迅如飛。人人相愛。無有乖忤。老將及余引隊。牧師仍夾余馬行。其次則騎隊。又次則死人盈車。載赴善地瘞之。車前鑱兵可四十餘人。殿後則

村農之廣隊。夾俘囚。老卡俾齊伯司二人披甲執刃。騎所奪之戰馬。壓隊。老將行時。時時迴顧不止。狀至踧踖。及登高原。必遠瞭。有無來軍。如是不已。行可數咪。而拖東之燈光。已閃於荒村之外。於是老將乃噓氣言曰。今吾輩出險矣。吾臨敵初不之畏。所畏者車載傷囚。用此戚戚。防躡吾後耳。當此之時。卽有名將。亦不勝其力。以吾軍步而來。軍騎以精乘。罷吾一人何力者。吾今蘇矣。且吸吾菸。卽吾耳。亦不必引而聽。遠雖吾車轆轤。吾亦聽之。不必爲敵所聞。牧師曰。聽彼前奔。上帝伸長臂如盾衛我。我何畏哉。撒克遜曰。然。然。恐此時爲魔鬼乘權。上帝之威力。莫克自勝。顧卽受刃。亦百姓所自取。良不能歸咎敵師。謂余曰。克利格汝何言。余曰。今日小試戰事。斯亦足矣。設此輩不近攻而遠守。則非我撲彼。卽坐困而自斃。老將曰。然。唯此之故。故令此軍蓄其彈。勿出吾之。不出敵以爲彈罄。冒死而卽我。吾槍所中。遂無虛發。吾今敢信敵軍必不料。而自入吾殼。衆知賊軍之遁。人皆同心。以爲今日之役罷矣。嗟夫。余曰。然則吾軍之農夫。實可名爲男子。老將曰。然。吾軍男子。挺立如巖城。殊無酒色羸態。

良可寶貴。汝尙未見瑞典之人。其心較吾軍尤堅。擊而忠樸。平日以酒色誦之。莫動。但以教門之書動之。立荷槍出。似此之人。策之以上界清都。人人已甘死如飴。苟加以良將之調度。戰褻弗勝。若土耳其。則不然。彼亦未練之軍。若言爲回教之役。則其勇亦若牧師所引之村農。牧師正色曰。將軍言然。而尙有未盡者。不應以穆罕默德之邪教。方我正教。此爲褻聖。且彼人之爭。鬼鬪耳。吾軍之爭。則純爲天地之正氣。老將聞言。視余兼視牧師曰。吾意殊非右魔鬼也。特彼鬼之能糾合人心。其功用乃貌似上帝。滋亦可恨。牧師曰。公言良信。方此紛擾之間。人多不暇自擇邪正。不圖將軍及此壯士。乃能擇清靜之教。不爲邪說所熒。老將曰。此豈人力。殆有天意。牧師曰。諒哉。顧以將軍及此之壯士。吾思蒙茅軍中。非公莫可。第聞蒙茅軍如公輩者。亦有數人。有自荷蘭來者。有來自蘇格蘭諸處。咸出百戰之餘。但篤信謹守。如將軍者。殊寡。以咆怒時。好嫚罵。此非教門中人所宜出。尤好以危語震儉。荒至云天將覆滅爾軍。此何語也。間有信教之人。乃無臨戰之攄略。於軍胡濟。至將軍實兼二者之長。若

吾天主教者。其視荏弱之人。亦量力而授之任。部署生人。咸有條理。卽大加誅夷。亦寓天意。我則滋悟其理。常闡發至理。以告誡軍人。惟入人弗深。猶銅壺聚沙。以受水。水洩而沙仍燥。不能作積潤。若夜行軍之時。未經搏戰之人。尙能微承吾語。而又非宿將。若將軍固宿將。而久歷行間。竟能沈寂。以事上帝。尤虛懷聽受善言。支其定力。與魔鬼角。昔沙默遜碎黎馬宮廷之巨柱。卽猶將軍今日之掃強敵。老將受牧師贊詞。初無欣悅之色。但熱心因之愈奮。儀觀亦因之愈肅。以手相加。如其平日。余則大奇。覺此老信道之深。真同以長帔加諸劇盜。貪嗔。蚩鄙之念。爲此長帔所蓋。乃不令旁觀者一窺其隱。匿笑不可止。然亦不加辯詰。但覺老將之流品。萬不能值此重貺。余因曰。撒克遜胡不與牧師言。爾身爲回子所得。乃慎守宗教弗遷。此亦佳話。胡乃不述。老將曰。未也。吾滋不欲述其事。以穆罕默德之淫劣。令人心血爲汚。矧此事尤不稱吾言。當時同伴爲賊所得。吾殊不忍縷述其迹。以重貽笑柄。因向牧師曰。使公當日亦見俘者。則信道之心。當愈熱於我。言已復謂牧師曰。前路非拖東耶。但見數燈。

閃爍或爲時早耳。以理度之。蒙茅之兵必未至。果至者行營之火必燭天。卽云氣候尙溫。無須以火自爇。惟調羹行炙。非火不行。果兵至者胡寥寥。牧師曰。大兵必未至。吾聞人言軍火不時至。且軍序未定。且此十一號。蒙茅軍方及萊姆。今爲十四號去。軍行之期。方三日。匆匆三日中。其應爲之事且無數。老將曰。以十一號計之。已四日矣。胡部署遲遲至是。吾今亦弗過望。但聞人言吾軍非整練者。彼諦利及倭冷士田。將此軍自萊姆至。道行乃四日乎。卽爲雅各騎士所遮。亦必不遲遲至此。以狀卜之。似無衝突。然亦正不可知。兩軍相觸。激烈之戰。亦正在眉睫之間。今請先生告我以軍狀。保利堡軍容。究何似。牧師曰。彼間固有流血事。前此數日。核改正教人入尺籍。且搜羅軍械。頒壯士備戰。不移時成五百人軍。部署略定。整兵向海岸行。以倭克勳爵吉利統之。佐之以律師倭德。至保利堡中爲絳衣多拾後備兵所遮。而波門黃衣兵助之。遂與此五百軍接仗。二軍不相下。無所占勝着。吉利沿途不卸其鞍勒銜轡之屬。直至於萊姆。識者謂人尙任戰。馬力瘡耳。倭德所將之步卒。攻戰亦力。王卒盡

靡然軍心頗不屬吉利。而蒙茅亦不之責。老將曰。克林威爾軍中。今日無貴胄之賢者矣。先生胡爲引此等人入伍。彼皓腕纖如女手。執小刃。乃能戰耶。果改正教中。悉用此人。事將安濟。彼貴胄中人。安得如我齊伯司之神勇。牧師曰。將軍熱血灑人。令人心服。天下相人。安可以貌。亦問其心如何耳。今使有人衣古約瑟之衣。斑爛射眼。存心出話。乃不類其衣。甯可深恃。今人安得如約瑟之勇。與以色列敵人爲難。約瑟者。心良而氣壯。靈府中悉載仁勇之氣。一一宣洩於外。今約瑟久脫世網。尊禮之者。尙懸諸齒頰之間。老將曰。吾輩安得有此千秋之一日。今請先生更言改正教之要語。以告我。牧師曰。無也。但有村農無數。填門求爲教門宣力。以無械之故。遣卻矣。然雖見遣。而人人咸四覓刀斧之屬。備用。村中冶工。旦夕鎔矛頭。磨之令犀快。集兵已近六千人。而百人中僅一人得槍。吾聞人言。王師至矣。取道亞萌斯達。待公爵阿俾麥。公蓋至自伊斯德。以練卒四千人合軍。余曰。然則吾輩至稍後耶。老將曰。是何後之有。吾思於未見蒙茅之先。當不知更幾許搏戰。卽蒙茅之君臨萬國。亦非易以戰。

衫易法服以鐵胄易冕其中當以血換之不能得之易易設吾黨中能如吾號令部
署則此去正毋患敵騎之衝突蓋此小小劇場直吾輩試敵之先聲耳後此尙未知
如何劇烈脫國中斐佛亨及察爾齊兩軍合王之羽林同至蒙茅之勁敵始見亦足
觀蒙茅戰略倖勝則王不勝則死余沿路按轡行已至拖東東面斜陂更前則拖東
之村燈火熒熒湯文之河抱村而流月明如晝流雲不生光線被於美富山村之上
田家連毗屋頂如塔翹出樹林之頂下臨稻田平疇彌望大樹作數十積隙中時漏
燈光余輩如履圖畫時清寂無聲有同入夢以上均敍村間景物余輩卽勒馬行於
是中農夫倦行時息道周亦流覽景光不已至於車上創人亦強起以廣眼福當此
極靜中忽有異聲陡發衆皆愕然蓋牧師伯什格魯跪而禱天大聲稱頌謂爲天錫
故得平安到此且冀後此常如是狀並謂全羣脫險均上帝所以磨勵英雄者惜余
當時無走馬之鏡不能遂留其影至於今日當時馬上壯士挺然如石人狀態肅穆
倚槍而禱而所俘之囚似怒似譏仰其慘白之面睨牧師作此憨狀牧師忽而號忽

而祝忽而贊歎不名一格。余則攬轡望空。沈寥無際。極目所往。一色蔚藍。余木強不能狀此美景。意但有威雷及臘格里。或能以畫筆描繪。牧師禱已。方欲起立。忽聞鐘聲起自村間。如震醒萬人之睡夢。餘音鯨鏗。久之復動。拖其幽響。至於遠峯。而沒似有歌聲。雜和以出。已而至第三聲矣。忽空氣中有呼噪聲。與鐘聲交迸而出。歌聲漸動。似大聲而呼衆。見窗戶之中。燈火熒然。鼓聲大震。全村皆醒。蓋牧師祈禱時。而村農已間入村中。告村衆。衆聞改正教人至。則大喜。咸起迎師。村路縱橫。童孺及老人無數。咸以燭至。余輩亦趨而就之。入村。至於廣衢之中。村僮則爭拾枯薪。聚而燔之。年少喜事者。爭出麥酒犒衆。至衆之歡悅如是者。後此值得村人方聞公爵阿俾麥後。備兵敗散。而吾輩又適至道中。得少勝。村人以此大悅。厥聲洪然。亦不審所爲軍禮。但以馱舌語犒。余輩撫吾馬並禮吾人。吾輩至此。行道之罷。人得燕息所矣。村人冀除屯積羊毳之所。以藁籍地待客。且出麥酒一巨甯。凍牛脯。及大麥麪包。款農夫。若吾輩騎士。則趨東嚮。至白鹿逆旅。村人爭出爲禮。至於逆旅之中。村人以盛饌見

款余食已就榻寢睡中恆爲村愚擾其清夢以村人樂極聚焚勳爵及阿爾佛偶像以二人王黨也萊姆之府尹則爭歌西方之歌及改正教之詩幾於達曉。

第三章

余所履村至清逸而蒙茅軍尙未至斯地爲蒙茅起事之區地產羊羴及麤布之屬以此二業竟供七千衆之食用村蓋富庶之村非瘠也惟在英倫中較布勒斯墩那威比巴實伊士德倭西斯達倭克等村爲稍小耳拖東之得名於時非但地力腴沃隨地皆長植物而形勝尤佳因形勝之佳而英雄之產亦往往出諸其中自是以來此村遂掛名於列史千古不可漫滅正以是村爲吾輩自之起點厥後公共之政府恒屬意此村而改正教之昌亦昌自是村矣吾國之人民更無舍身爲議院而戰如此村者是村受圍可二次第一次村爲官軍所圍有英雄白勒克者力戰而天主教之兵爲彼所擯第二次復見圍守者不得食至烹狗馬代饌然仍弗降上下皆然而所羅門老將亦適屬白勒克部曲時政府發令令毀沿邊之城堡俾勿阻險爲亂獨

此村短墉高可隱人。然死守不下。蓋此村人先烈已然。村中被兵時。仍百物無闕。且累經攻襲。餘迹猶存。嗟夫。此村人武勇直留。其雄概示彼。百世之雲。初故在諸鎮中。爲百戰之宿將。而此時尙欲一聞巨礮之聲。故獨立不懼如此。彼查利之議員。能以兵力燬其垣。而實不能以嚴符遏抑百姓之精神。及倔強之魄力。使之消歸。無有蓋此村人有生子者。或當劇戰之時。故自童孺已知戰事。如遺火種於童子之腦中。至是燃之。令其暴烈。而且蘭斯佛之戰。少年死軍者不少。因之拖東之人。人人咸有壯士悲歌之概。較諸他鎮。爲尤勇健。而更受旁人扇動戰心。因之大熾。中有約瑟阿荅者。尤以能力鼓動少年。令其揭竿討暴。蓋諸鎮人民爭自由權利。均無如拖東者。每見英王敗腐之詔勅。髮皆上指。時村人多半已出從蒙茅。而尤有餘丁。備爲守堡之用。佃夫傭保。亦爭赴堡中。助之舉義。第一義聽牧師演說。其次則習步伐。習技擊。時廣廈之中。及市鎮方場之上。晨夕皆訓練村兵。余於第二日晨起餐後。騎馬出門。耳中時聞號令。及槍桿起落聲。而夜來款接之父老。見予之出。爭脫冠爲禮。大聲稱頌。

無有已時。關路讓余入市。牧師則隨老將之側。與衆誓言。言非老將者。不能馭此軍。撒克遜謝曰。此軍胡易馭。今惟趣進。農夫作雙行立。且趣後隊。隨衆進退。命其左方曰。汝止。他隊將以汝爲的。汝聽之。用矛之法。與運鋤異也。顧吾祝汝輩用矛。乃如用鋤。爲上帝葡萄園去其稂莠。謂前隊曰。汝勿挾槍。當舉槍。嗟夫。爾衆乃素不習兵者。一旦任汝爲勁旅。吾舌敝矣。若以此軍論。卽吾知兵之友。佛利明者。授之調遣。亦無如汝。何援天下兵。書亦斷無以鋤鑷爲械器者。老將四顧無術。乃卽以鋤鑷代槍部。勒而進退之。齊伯司見狀。與黎邦笑不已。而老將則怒不可遏。卽下令曰。分爾輩爲三隊。隊八十人。復曰。輩中得槍者幾人。對曰。五十槍。老將曰。得槍者前。用爾爲前敵。呼齊伯司曰。勳爵不嘗管本鎮後備兵耶。以我卜之。必長於普通之兵法。設老夫能代爲元帥。必以勳爵帥此軍。此隊槍桿無多。良可備前敵。想此優缺勳爵或不之屏。齊伯司曰。吾甚患其以彈自納其腦。老將曰。全權屬公。公自調良之。卽下令曰。前敵進六步。矛兵繼之。都八十七人。卽曰。此頗可用。老卜俾汝司此隊乎。汝當知日耳曼。

當日大戰時。雖有精騎。不能抵堅定之矛。兵蓋怒馬。觸矛鋒。直同浪花之擊。石汝今司第二隊矣。趣以馬出隊前。老卡俾曰。噫。吾輩亦信天耳。衆果不戰。吾亦無倖。今惟恃天之力。其健步出也。當較勝於吾乘馬之穩。老將曰。第三隊爲鏃兵。美克壯士。汝將之。此牧師爲吾軍之監軍。牧師善化人。猶諸沙漠。無泉。牧師之言。卽甘泉也。沙漠無泉。牧師之言。卽蜜也。老夫今忝爲元戎。衆所命也。此數君者。爲汝輩之隊將。當以軍法部勒汝輩。趣爾赴敵。無有退怯。然老夫尙有坦白之言。此言旣發。汝輩不復退。有後言。謂未聞吾令也。當夜息去械時。老夫與衆平等。如老農之結伴。以行田。如掘井之同解。其渴並與。諸君祈禱同領。聖道互相詮釋。甚如兄弟之旅行。至於揚械於手。則戮力同心。無論操也。戰也。則汝輩所應守之軍律。當不能差累黍。必成爲軍徒之武概。又必當慷慨承命。所向無前。老夫見有懈慢及儒緩之人。并不遵吾令者。則腰領斷絕。正在意中。老夫不復慈祥矣。語已。四瞭舉軍之人。老將目動。目光乃耿耿射人。視久之。復曰。設爾時。衆中有人不能稟承軍律者。趣早出。勿濡行間。請其別延。

慈祥之元帥若老夫者苟司此兵汝輩須知撒克遜曾練此軍於威爾西山下所部足以稱雄於宇內大將言已立馬無聲而數行之卒均仰面觀老將有失色者有稱頌者咸目此老儀表竟無一人動者老將曰此間有名卿曰搭木兒者本鎮中府尹也當此紛擾之中乃中熱歸嚮宗教今將大閱吾軍今諸列將趣入伍中後二隊進三步止鏖兵右轉出陳右司旂鼓之員向陣後此第一次演也衆當踴躍應吾令如羽林大軍之立功於疆場余聞令即前如大帥之令尙有村農無數充吾後隊而右首有新集之隊則自福拉五檢司鐸來者北嚮之新隊則來自珊姆色忒其軍特如流民挾打稻之棍及椎漫無號令但折樹枝簪其冠爲雞翹狀其處余左者豎義旂云來自多色的爲數未多而衣飾頗修整前隊亦挾槍來拖東婦稚或登屋或憑窗咸俯視余輩擐甲村中父老長髯而野服及其老妻衣絨衣自人叢中竊觀時改正教父老雜沓中有美人隱約出乎其內於是少年咸謂拖東中不特產英雄且產美麗村中老人垂老猶治羊毳亦同其妻及女以領巾圍頸高逾其首此外則穉子無

數嚶嚶作聲。曰：蒙茅王勝改正教成功。齊伯司徐按其轡，與予並騎行。曰：天堂安可知。今茲滿目，均天之使者，何樂如之。昔高德被創，甯不謂榮。余曰：吾輩託天而行，此輩均不可厚非。當稽首謝其爲國，尤當描寫其誠篤之狀。令近畿人士知之。余言未已，忽見軍府之門闢矣。中有牧師數十人自內出，二人吹笳引之，笳聲徹天。牧師亦徐徐隨之行。其次則父老及議員，年皆老暮，衣長衣，被地，均黑絹爲之。最後有胖碩赤臉之人，則村中記室，抱文書無數，前行之。牧師中有偉人，則搭木兒。府尹也。府尹忠篤能鼓舞人心，令向改正教，而教徒爭言府尹佳，因而萬衆屬目。府尹長瘦，濃眉而巨眼，目奩至厚，此足見其人之齋心已至。長髯垂胸，及半白髮覆額，出冠簷以外而冠下壓耳，故與之反對者謂之長耳兒（驢也）。府尹之衣修潔，作黯淡色，外衫深黑，下裳亦黑絨所製，履亦絨製，不如時樣用銀鈕。頸上加金練，以重爵秩。處其前者爲長頭人，一手下垂，一手執棒，神采奕奕，鞠躬與人致禮。腰下懸長刀，刀匣觸地鏘然。作武概前行，已而刀觸石大鳴，則稍握其柄，昂然如雄雞之趨粒。府尹視兵隊，頗

審慎周詳不稍恍惚而氣概凜然不可偪視軍竟漸及吾隊長頭人遂直趣府尹之前大呼曰衆靜立勿譁來者卽爲拖東府尹爲衆所擁戴者搭木兒先生也長頭人且言且麾其肱府尹抗言曰書記爾且甯靜勿恤他人君以刃觸地及口舌喧闐紛擾甚於軍人多矣君獨不能少靜容予與良百姓述誓師之詞且此事何與汝者而呶呶不已長頭人聞語卽銷沮無敢伸眉匿入議員隊中府尹徐徐行卽通衢之上立而語余衆聲抗而高似欲令衆徧聞之者呼曰吾輩同皈正教之友朋吾輩幸叨上帝之庇留我餘年得觀君輩之盛舉以我輩均拖東人素守聯盟之誓言永永勿敗其令譽以此令譽灼然聞於國中久矣顧卽不幸或爲人所巖而一息尙存必欲一竟其事雖四國仍不同吾宗教之人然攻吾教者其教殆壞於埃及之宗教及他種之教邪不容正爭欲起而敗吾須知四面受敵之時吾意果何屬者吾正屬意彼畏死之人傾耳聽虐政府所發鐵騎之蹄聲則惴慄莫敢動可醜也老夫深恨此矯爲忠信之人幾矚目不視思欲別見吾同志之人今果見矣不特得自近郊且自

遠而至者均一時之義士如都叶如威爾西諸處乃貢其血誠爲上帝致力伐暴老夫觀此信天之徒必其家人磨礪巨刃以待武士之需尤知此舉鎮之人爭致血誠爲吾軍禱天老夫興言及此似胸中有異聲答言自是以往必盡毀象教另闢英吉利爲吾輩之英吉利而吾輩所立廟無所謂天主教者卽彼教之徒亦無術足以抗我府尹語已衆皆喁喁稱美而矛兵槍兵皆頓械於地作聲似酬答府尹者撒克遜此時亦舉手謝府尹之忠言而拖東壯士則肅然挺立似誓殺國賊不並立者此時府尹卽囊中取紙言於衆曰此告諭也義師已進命老夫誓衆應義師義師之得名由於萊姆之戰今義師授我以權許更立新君爲英吉利無告之民公其利益顧乃仇我者多轉汨沒吾之美意老夫幾自疑此舉爲無名自縮其手然今日者實爲結局之舉動請卽告吾衆曰雅各者蒙茅公爵也公言後將君臨英國而故王雅各士特託斯爲戕害骨肉嶮暴無上之驕王今無論其人生死公願以五千基尼每基尼核二十俾生得其人或但得其頭顱均以是金賜之今決策已定威米斯達中立下議院

雖會時不盡合禮而出言爲憲勢在必行且冀上帝賜福於新王蒙茅及我改正教於是角聲大動。百姓歡聲捲地而起。府尹亦昂其白首。引手向天。以示勿噪。且言曰。今日有郵者至。新王已語我。並問訊子民。謂在亞萌斯達得勝着。方息馬。行將立進。與諸君相見。極遲可二日耳。君輩聞之。當知賴達將軍已陣殞矣。嗟夫。將軍之死。眞改正教中男子哉。賴達將軍盡棄其世界中物產。及一身之產。聚而獻之新王。且力戰以衛新教。由將軍奮勇亡身。敵乃大靡。此時與將軍同殉。有兩少年。一曰阿利佛。一曰何里士。傷哉壯士之母也。語時。忽有老婦人呼曰。搭木兒先生。幸勿唁我。我尙有三子。勇敢如其二昆。乃盡欲死敵。以報新王府尹曰。何里士太夫人。眞賢母哉。公子何嘗死者。天堂中正有公子位置耳。太夫人三子。尺籍中尙未及其名。可勿臨戰。今按戰殞之籍。媪二子外尙有德利斐。約瑟及何德諸人耳。忽拖東隊中有老將引冠簷覆其目。從容呼曰。上帝賜我兒何德。上帝引我兒何德去也。府尹曰。老戰士何德爲君兒耶。須知上帝以己兒代衆生死。今公子亦爲國亡其身。則死難正。類救主。

所爲老戰士。可云有子。此時府尹束其兵籍無言。又手立向空而禱。禱既向廣衢行。而父老及議員咸從其後。人羣漸散而尙有餘波。村農輩爭集余隊之前。聽軍中間談故實。然頗頑鈍。不類吾軍之承教。且爭注目觀余軍部署。忽有人言曰。試觀此主兵者。鼻乃作鷹啄也。或云。此君曾手刃斐勒士丁一健將。以信教之故。得占勝着。復有老嫗言曰。試觀彼少年狀。乃如侯王。且尙有一人。其狀甚魁偉。是皆改正教中壯士。所行與聖經稱以嫗觀之。惟是人最中熱。設以是人居敗類城中。當不保其要領。尤有第三人呼曰。麻利。汝趣前。是間有乘灰色馬者。試觀之。其頰甚豐。二膊又甚類古英雄高利亞。吾決是人。力能舉鼎。且汝不觀彼書記。乃鹿鹿奔走耶。其人好任事。良不恤人言。是人語未竟。卽聞此書記呼曰。吾輩讓路。勿梗吾道。是間督隊者。方部勒義旅。君輩勿屢入隊。以沮礙來軍展拓之地。復言曰。爾輩屬何人統攝。以吾思之。亦當有人爲爾首領。撒克遜聞言答曰。此亦一軍也。爲威爾西民兵。新隸吾後隊者。吾不能檢束其人。媿赧已極。書記曰。將軍請恕我。掾曾聞將軍累戰於日耳曼部。甚

劇烈令人動色。卽下官少壯亦曾用矛敵壘盡數人矣。撒克遜正色曰：從事請陳其公事，勿務喋喋。書記曰：掾以府尹號令屬將軍，並將軍部曲。將軍部曲殆頽而立馬者乎？勇哉丈夫也。掾及將軍固老矣，果使得小憑藉，雖至偉烈者，尙足一戰。設掾與將軍同命，或足以敵此三少年。撒克遜怒其絮絮，乃引其衣曰：從事趣言所事。書記曰：將軍引吾衣何爲？蓋此老書記爲撒克遜所引，顏色頓變。又爲黑衣所映，色乃慘白。怒曰：將軍乃敢與府尹使者爲難，將軍當知我腰間有利刃，暴躁亦如將軍。敬告將軍，凡不應爲者，願勿爲。則我尙足爲將軍。恕須知下官之來，蓋府尹延將軍及三少年部曲至議廳，論大事。撒克遜曰：知之。置書記不顧，復指斥所部行操，而齊伯司見狀，亦漸知操法。余與老卡俾較齊伯司所得尤鮮，然頗以操演爲樂。已而撒克遜發收隊號令，余輩所領小隊遂歸宿羊毳廐，以馬授御人。御人者白鹿逆旅廝養也。余遂同撒克遜諸人晉謁府尹。

第四章

既至廣廳中。人多而雜亂。有小長案。幕以粗布。案隅坐二書記。有巨軸之紙。寘其前。羣城居人。經案前。人人咸出金錢。以次納之。二書記書記啟而檢視之。有小鐵匣。寘其旁。所得金錢。咸擲其內。余經其側。似金錢雜銀錢各半也。但覺授金者多男子。所陳獻之物。則厚楮重裹。加之以布。大類居積既久。儉其衣食。用納軍需。方授金時。且佐以祈禱語。有直敘其意。謂吾財入軍。永永當不成鏞。或則吾財假救主耳。而兩書記則標發收據。意至忙碌。時時抗聲呼名。繫之以銀數。雜以獎勵語。當余入時。書記呼曰。將阿伯利罕威利登簿。來者二十六鎊十先零也。向威利曰。君捐金當得十倍之子金。吾決君名。當流播於人口。又曰。約翰入二鎊。威廉兩幾尼。斐連四十五鎊。卽曰。嗟夫。斐連君勇輸是金。直以拳力。拉折舊教之脅。又曰。所羅門輸兩幾尼。雅各五先零。因曰。雅各女士。汝力雖微。可貴哉。白克威十鎊。嗟夫。白克威先生。以吾思之。先生出是五鎊之金。較諸舍沃地。以種善果。勝也。以下人數多不具譯如是稱頌納款之人。不置。而授金者默然皆去。廣廳之左。列架以受槍及雜械。非度酒也。蓋是時府尹命四出。

尋械械至則集之於此械因之少聚尙有一巨筒納手槍並短槍此外尙積銅帽及古守城之小礮尤有長頸之礮均得諸田舍之備外盜者牆西老屋中尙雜陳軍械磨擦光澤似在先世爲至精之械而在今日觀之已成廢物較諸今日以二秒鐘出一彈又將如何矧彈發可及二百步是皆古人所不能及者其餘矛戟斧斨及鐵繩甲衫余觀此甲衫似未敵今日所礪之矛也在衆囂之中中立府尹塔木兒方號令羣輩恣其指揮而神氣至旺余知此府尹爲衆所服而尤爲衆所愛府尹以老年之智識佐以年少之精神在百忙中方督礮衆理礮機竟見余至則降抑與余輩爲禮曰老夫聞諸君才略數矣吾不知聖神之力何以感動數君如是竟奮勇爲霸主之佐吾料君輩殺敵必不觀敵背而後已嗟夫撒克遜將軍老夫知君老於兵事撒克遜鞠躬對曰下走爲上帝溫和之樂器曾佐瑞典人與布藍豆戰旣而復佐布藍豆戰瑞典蓋余非反覆小人其爲此實有故焉後此歸伐利亞復與瑞典布藍豆戰舍此之外尙佐人行戮無數其在達奴又與土耳其戰其下不復省記府尹撚其白髯

曰壯士臨陣所言當皆礪。老夫亦微聞將軍能祈禱。且能歌神絃之曲。將軍得毋爲宿將所部第十四隊中翹楚耶。此十四隊之主將。長日咸據鞍。夜中則伏以伺敵。吾何日更見此壯士。肆力與敵人戰。似我破舟。留貽自昔。其從風濤數矣。更燬於火。但留餘灰。已不復燃。撒克遜曰。否。以尹之地。望及目前之部署。一時舍公無更妥當如公者。今茲部曲均少年人。方欲覓槍彈入其腦筋。指余曰。此健者爲美克克利格。其次則督隊老卡俾。又次則元戎齊伯司。齊伯司之來至遠。正以宗教之故。與強暴力爭。府尹曰。諸少年將軍。須知拖東人。見公如得歲。言已。斜視余輩三人。復曰。數公無論如何。必與老夫同居。是間非營壘。蓋室廬。百凡皆備。所缺者軍需耳。府尹言次。忽出小刷。刷其眉。向余言曰。少將軍聽我。我草草不能饜所部之欲。當不以老夫爲媿客。復面撒克遜曰。敢問老將軍。是中礪械足以應敵否。此外尙有古礪。曾用之以平當時之亂事。亦正爲公益之故。於是老將遂同府尹親往檢視兵械及礪。老將力言其可用。並足以守。並議夾矛矢爲攻守語。次遂及礪臺。論偃月、直線、橫戾、及半圓之

類滔滔不可止。余乃他行不之聽。府尹尙同撒克遜論奧大利亞及巴伐利亞兵事。齊伯司微語余至死。不願聞此老兵語也。且並聞此改正教府尹之家事。日入卽寢。寢時作晚禱。其聲嗚嗚。而屋廬之小。幾不能容膝。余曰。何由知其居小屋者。然余觀此府尹。精神滿腹。特不能如吾翁。老卡俾曰。然吾一日禮拜六方跳舞於門外。君家鐵面將軍。經吾側作斜睨。吾唇血幾凍。不能吐其笑聲。以尊甫友。此府尹意氣當膈。合且同出獵熊鹿。所得亦必夥。齊伯司曰。似此人能獵耶。然吾非以譏尊甫。實專譏是翁。蓋謂是翁能獵。則吾輩亦但能槍鸚鵡耳。今且勿聽彼絮絮者。且就吾餐。余曰。齊伯司安可輕視是人。是人家法。諒非平日所夢見。實告汝。汝須自捫其舌。勿開罪長者。今第問足下於臨席時。可否吾示爾。以隱識令爾。檢攝齊伯司曰。善哉。年少之所羅門也。爾爲善水之人。導我於神聖之海。吾宜得路。若縱余所之。則彼岸鳥在語已。往面府尹曰。尹適與老將議論定乎。府尹曰。定矣。非得君輩主兵之老將軍。下官烏知兵事。下官礪然不疑。少將軍輩受此老將軍提撕。齊伯司曰。此亦近似。府尹忽

愕然曰。今茲將一旬鐘矣。吾虛弱之胃腕。方作聲呼酒及肉。今請諸公貺我。下降窮廬。或尋常蔬菜。已雜陳矣。且言且行。徑出議廳。徐向前街而行。行時。百姓皆讓路過府尹。且脫冠爲禮。府尹行次。輒指示防衛敵騎之鹿角。有時竇壁爲竅。以礮口外注爲備。時聞騎兵且至。不知此騎兵半路爲余所卻。故留壁於邸營。邸營之城。已爲騎士所陷。時已近府尹家。勢甚卑陋。以四方石砌之。在小園之中。園門通於東衢。門以橡木爲之。作銳上形。其制甚笨。內廳頗清爽可坐。地板以杉加髹。鑲之以黑木。作花朵。其臭甚芬。似沈檀也。廳左有扶梯。余遂入廳。入時有少年女郎方趨而下。後隨一老嫗。女郎執繁花一握。見余輩入。老嫗卻走登樓。女郎則直趣府尹。抱而親其額。府尹視女郎。亦如慈母之愛子。似久不得見而竟見者。女郎呼曰。大父苦矣。以手按府尹之肩。曰。大父精神較力量偉也。府尹曰。吾女勿妄言。乃引手按其髮。曰。天下治工之人。安能中午而息。亦待鐘聲動斯息矣。因面諸人曰。諸公聽之。此爲吾女孫納。夔吾家所餘者。惟此微光。凡百叢林。均爲樵者所得。但餘一老橡及新長之林。因指示

納箋曰孺子汝知此等壯士自遠道來悉爲是故爭以榮光張我鼓我延接當敬禮。女郎笑靨向余曰。諸君來適其時。狀似女郎款其兄弟者。乃言曰。請諸君履席。吾殺核均備。府尹曰。諸君蒞此。此卽君家。因呼女郎曰。汝胡不爲客定席。吾更將易衣。不易此不能御刀匕。余遂從此女郎至廣廳之上。牆上以橡木爲雕刻。加以壁衣。而地衣則以氈氍爲之。作方勝形。粉綠相錯。左壁列火爐。其大如小屋。爐簷外突。左右作排牆式。均以細紋巨石爲之。旁列巨鉤。殆前此懸槍以防盜者。屋角有矛棘之屬。森森如武庫。屋中列長筵。客集者已三十餘人。爭拱立當食而禱。尙有風貌尊嚴者。伏而申祝辭。謂臣輩人人當似以色列人。能執干戈。以報上帝。余輩脫冠立於門次。靜觀室中物狀。而人皆靜肅不他視。客雜老少。有頰白者。有孺穉者。每人皆崢嶸有死敵之概。多常服。白領緣。衣稱其體。革鞞則西班牙製。結束頗嚴整。束革鞞。佩刀。刀匣之帶。皆生革。各挾其所宜用之刀械。冠皆廣簷。及外衣。均懸之壁。人人叉手垂首。俯聽祝辭。不時亦各自申禱。以應讀祝者。禱已皆坐。就食。少年之女郎。引余入席。有巨

榻。其形甚博。余知爲主人座也。塔木兒夫人坐府尹之右。齊伯司與之並坐。左爲撒克遜。余之右方。則老卡俾。余觀老卡俾方聳目視女郎。至今未已。案長非廣。對席可以接談。雖刀叉之聲琅然。語皆莫辨。女郎語撒克遜曰。此大父之家人。席間無一人不爲吾翁盡力者。吾家每食必三數十人。撒克遜以目視菜單。第一爲鮭魚。第二爲牛排。第三爲羊腰。第四爲乳牛肉。第五則布丁矣。撒克遜曰。爲殺至是已足。尙何求。且案上列家釀之醞。瓶罌林立。均用以助饌。吾不審塔木兒府尹能常以此給軍否。果如是者。吾食德爲多。平時軍中所享。一杯濁水。一片焦烈之餅。卽營門外槍桿。烤而食之。方以爲甘。女郎曰。必不能如是。享其卒伍。當日伊賴薩身在曠野。無食而生。卽哈葛亦然。均帝力也。時居齊伯司之右。有長瘦之人言曰。然。帝必錫我以食。猶枯漠之得甘泉。雖不毛之地。猶有鵝鶉及野果。足以供食咽。撒克遜曰。少年郎。吾滋信君。雖天心仁愛。而軍需亦必不可缺。此人事助天之窮。且糧運之車。當續續而進。無待窘乏。此德人行軍法也。事當係屬人。爲不能盡聽造化。時女郎之母塔木兒夫。

人聞言大驚。懷似撒克遜之言。若有鬼神趣之言者。方欲發語。而府尹入矣。衆爭起。迓與主人爲禮。府尹麾肱言曰。吾友歸座。撒克遜將軍。須知此均吾家人也。惟吾國古俗尙存。尊禮長老。儀範尙未之廢。問女郎曰。納饗客之所欲者。汝皆給之耶。衆爭應曰。吾輩未逢主人如是之精誠待客者。府尹曰。然則滋適吾意。幸客爲我淨其盤盃。倒其觴。毋吝。因呼其舍人曰。威廉汝慎之。天下之能用其藝力者。其人必能盡食物。無靳設席間。有少年人。食不能盡者。老夫必知其治。藝不精。君輩亦知此百體官骸均食物所製造者乎。因曰。威廉汝更以牛髀來。呼撒克遜曰。老將軍。吾今日將效古人之惡戰於阿比加斯多間矣。當將軍居潘德騎隊中。適在何列。以老夫思之。此軍必爲老將軍所御。於是兩老乃大縱談。及於琅威東與麥斯墩之戰。其事甚長。塔木兒自言壯年時。曾居前隊。後此復敍及議院之戰。滔滔不已。至於末次之戰。則在瓦斯達矣。二老言戰之酣。意在策勵吾輩。以赴敵爲樂。顧余輩殊不能耐此喋喋。且當時之戰具。不過矛盾之屬。笨拙無倫。令後輩聞之。味如嚼蠟。即亦弗述。久乃語。

及防衛之術。府尹津津語礮臺。用刀叉架礮臺。而撒克遜則取麵包爲式。示府尹以狀。於是議論愈絮。二老之精神愈振。相競不卽下。而齊伯司及納夔亦談於座隅。余自念生平所見。亦無如納夔美。納夔之美。正而不佻。且溫潤如玉。是必靈魂清徹。故流光於外。而儀範遂極富貴。自外窺內。知其精神充也。髮爲深沈櫻色之色。散於肩背。廣額作玉色。橫似秀眉。其下妙目作蔚藍色。聰明有思致。且溫良無尙。如白鳩之附天神之身。毛羽純淨。而又慎言不苟。發脫令身處危難。而忠概凜然。定不媿爲故家之胤。卽有轟烈之聲。亦不能挫抑其嬌柔之音。吐此蓋天賦畀稟。殊於衆人者。余聽女郎言。心甚愉悅。齊伯司則與女郎異地相逢之人也。而詞鋒流露。均吐愛情。處處貢其誠款。齊伯司曰。女郎宜讀書多矣。吾思此間去城遠。村居宜無所事。女曰。是村居耶。齊伯司曰。吾質言之。必不如城市之廣聞見。縱使拖東人多。吾言之亦不患其取戾。天下惟倫敦方爲巨鎮。女曰。然則倫敦果巨鎮耶。詞氣之間。似不卽信。復曰。拖東之中。新居駢集。築室已及故城之外。至於跨河而廬。以吾思之。更數時。拓地築

室當益廣。齊伯司曰。設以拖東居民加諸倫敦中。必不驟見其多。女郎曰。公言殊譏我。齊伯司曰。女郎大父當能信予言。今請女郎歸書舍。檢書讀之。卽知吾言之非妄。女郎曰。公所言果何書。著書之人在何教堂演說。齊伯司笑曰。女士何爲問此。女曰。吾問自有故。但問先生曾讀異書乎。有亞蘭姆者。其書甚善。且言舍身衛教事甚悉。但究其義。可以悟無窮之佳趣。先生得毋領書中神味否。齊伯司誠告女士曰。吾並未讀其書。女士聳其眉梢曰。君如是品格。乃不見是書。吾初以爲人人讀耳。今更問康澄丁一書。曾寓目否。齊伯司復曰。未也。女郎更問兩三種。均莫對。女郎則瞠目觀齊伯司。久乃曰。恕貧女言。君旣不讀是書。則生平所業何事。須知道。上羣兒咸已讀之矣。齊伯司曰。實告女士。如此等書。居倫敦者。恆寡寓目。以倫敦人恆不讀書。長日多消沈於咖啡肆中。新報紙上。此二物。橫互讀書之路。爲害至烈。吾生舍此外。卽誦詩亦弗多。若徜徉於樹下。不與衆共者。則羣斥爲革命之黨。僕雖居是鄉。究於二者亦初不屑意。蓋僕於萬衆行樂時。但少領蒲博而已。余聞齊伯司言。深以爲耻。以改

正教中人方聚聽。咸以爲確。女士曰。適聞君言。居倫敦。此語頗愜所聞。君適云咖啡肆。吾亦微聞之。吾思果有心於改正教者。必不與羣小爲侶。以銷茲有用之日。月忽座間有少年人言曰。勿論倫敦。卽吾鄉人。其敗類詎後於此。吾至願上天震怒。殲滅其類。俾此淫昏之流。無論男女。同歸於盡。齊伯司曰。此意良佳。想君有是特識。方有是抗言。今試問少年君。與此輩曾同遊否。胡以盛怒如此。少年曰。吾生未爲所誘。卽黑闇世界如倫敦者。吾亦未涉足其地。今茲願與信教之人。同至倫敦。伐罪弔民。事集卽歸。不復沾滯。若克林威爾之高隱。府尹曰。約翰汝言當哉。吾輩安能以老革覆其新麥。須知吾國惡果。其禍胎實種查利之流。王沉涵冒色。恣所欲爲。老夫試問克利格少將軍。至倫敦乎。余曰。未也。賤子生於村間。卽長於村間。府尹曰。然則足下初無一玷矣。老夫曾兩至其地。爲時在阿蘭姆時。事在一千六百四十年十一月三號。有大議院之聚會而克林威爾亦在

議席爲黨派之爭

有蘭北者。大將也。以勁旅威偪下議院。老夫亦在軍中。壁於第四十字架

中。地爲南窪。時有善人與老夫同伴。其人爲約翰杜萌。老夫與之同行。至拘謹。以禮

法自律。卽軍中亦無叫囂之聲。但聞喁喁祈禱而已。初亦未見閒人縱酒者。卽有行人亦僕僕自了己事。此外但守邏之卒矣。及第二次更至倫敦。中方斥刈城堡。余與鄰右佛斯達同行。時爲村間代議士。與查利議員同商大事。旣至。則大改故觀。余幾失聲歎惋。凡諸弊政。若出蟄生。苗頃刻增長。毒種已遍滿京畿。教門槩獲全失。正教遂爲魔鬼所勝。凡靜穆之人。偶行衢街。輒爲醉人所陵。或見狎於流娼。以粉黛漆其面者。凡諸異狀。服妖陳陳。雜見喧騰。咒咀之聲。達乎四境。此真地獄絕大之漲力。偶有以單車出者。則鼠竊日俟其旁。備不勝備。老卡俾曰。胡爲至是。府尹曰。老夫亦不自知。顧見窘於彼數矣。不能不言。君輩當知以小人侍正人。安有厚貺。而查利議員之見。迺直同村間夫婦相見。質而弗文。初無禮意。至於非理之陵。詆較之訟。閱尤悖。迨至薄暮。遂引老夫於議院廣堂。老夫及其伴。深以弗入爲福。顧峻辭之。轉以開罪於宵人。不得已遂入。時余衣爲家製。至不適觀。乃加以黑布之外衫。以帛爲緣。戴以假髮。其價頗貴。此時座間少年。則傾服府尹。能爲健談。府尹復曰。老夫言及特論。

風俗之變異。與衆排悶而已。吾此時以馬車偕佛斯達與議員同行。赴宴於宮中。老夫及同伴至。恭肅行長衢中。方顧盼間。忽覺首爲人拊冠落。其懷老夫舉手拊頭髮。已喪失。乃卽車中覓髮。不可得。四顧愕然。不審髮之所在。此時有人問府尹曰。此髮安往。府尹曰。此何待問。老夫亦正疑此。停車愕顧。以爲吾髮卽於是失。乃呼御者。告以髮失。御者自其座下聽余言失髮。則大笑。謂吾車後革帶依然。窗軒但少敞其隙。汝髮殆失自隙中。此常事耳。何爲呼詈不已。此賊之來。卽自髮肆中尾君至此。以爲尾君之後。所得正可償其辛楚。今何言者。老夫不得已更購一髮。遂冒險赴皇家餐堂。撒克遜曰。入皇家堂。乃云險耶。今試問此宵何作者。府尹曰。面查利時。則枯瘦而黑。在輩中爲尤黑。而左右侍從大臣。亦鳩形而鵠面。侍者引老夫入席。查利似炫其聖德。令老夫歸告村衆。觀彼左右。皆便僻之佞。臣猾傲之勢。要與淫賊之婦人。咸露其半身。彼方自以爲生自貴族也。其意乃大類貞女。尙有議員之屬。衣杏黃李翠之衫。以金綫爲緣冠。鴉鳥之羽。神氣毅然。余與福斯達。乃闇淡如寒鴉。入諸孔雀之羣。

余自循分守己。以身爲自由之民。匪人可節制者。而城中人恆竊竊指目以爲僮。卽婦人亦然。余及福斯達同立。夷然不以爲赧。乃演說善惡之鐵案。而游民及博徒。則伺余恣爲醜態。余亦無恤。至於薄暮仍不已。衆知譏余不能動。亦止。尋見有勳爵發令麾衆出。府尹語畢。座間少年呼曰。長者言當。吾意將以長者之手。招天使降罰於。是輩。古有信教之人。能祈天降禍。覆此狂悖之衆。府尹曰。汝言亦不惡。特以汝少年人性躁。不能靜以俟天。此無謂也。須知天怒難犯。足蹴而手擊。其力逾鉛與鐵。善惡自得其平。爾我胡得與者。先哲有言曰。凡害人之人。自有歸宿之地。約翰。汝聽之。少即天安有使惡人自由。其一生者。約翰聞言似慍。亦點首曰。然。府尹復言曰。當時風月良佳。將步歸行帳。然吾居安輒思危。未嘗一刻自懈。道見擁粉黛沈湎之人。吾滋惜之。是惟今日之英政府。方生此齷治蠹化之人。此時行過幽靜長衢。意可以安然歸息。途中忽見醉人無數。橫亙道路。厥狀如野蠻。狙刦行旅。此卽巴爾子孫之縱酒者。余問府尹曰。長者旣爲此醉猫所困。何以自脫。府尹曰。時有良善之民。亦雜隨吾

後曰。汝必降我。我輩方釋汝。余此時乃大困。幸天曉時。余之黨人亦大集。余始得跳身而出。倫敦自是遂匿迹不往。後此充西摩瑟隊長。往賀蒙茅王加冕。爾時正與天主教爲難時也。府尹語至此止。席間爭起。徐徐出。人人咸有莊容。以上均改正教中人儀觀也。府尹送客。復謂余曰。幸君少緩。因呼其侍者威廉曰。汝取綠甕中良醞授我。我將以飲客。此外佐以牛脯及麥酒。則尤佳。復曰。朋友之愛。以杯酒相屬。於禮亦非褻。復面其家人曰。席罷。汝登樓矣。納縵曰。然則大父復夜出乎。府尹曰。吾當一至議所。以余簡點軍械。初未已。婦人曰。衣裳已備。卽客寢亦已陳列。婦人面余輩而哂。自擗擋其已事。府尹歎曰。吾處此鎮人。乃不能如彼之治其家。余每至調取百物。無不備者。可取也。余老矣。雖無才。而仍僕僕者。此心爲國家耳。復指其酒曰。此良醞。飲之不苦眩暈。齊伯司曰。倫敦所產佳品。僅有此耳。府尹笑曰。然君之料事。亦正如我。齊伯司曰。少年人甯不嗜酒。亦不在倫敦爲然。實則於身無益。酒非血也。特酸質之牛乳。漫流入迴血管。府尹曰。否。此物足以筦我七情。令皆從其力。大似有幹力者之

乘馬宛轉可以如意而較諸快馬之精力尤偉且汝不見約翰正以被酒之故衛教之心乃逾其度。此狀良足使人興起。余曰。酒力乃如是偉耶。時撒克遜已執杯傾其酒。曰。此酒爲改正教壽。府尹曰。諸君聽我。我尙有噩耗語君。老夫當席不言。正恐餒壯士之心。無死綏之志。阿吉利黨助改正教者。聞已見俘於殘人之手。衆聞府尹言。咸失色。而齊伯司尙如恆狀。余心亦知難事方興未艾。此不足恤也。余所以絮絮記此瑣語者。以蒙茅舉事。深恃阿吉利爲援師。及蘇格蘭配所之徒。意得此二助。始可分雅各王之兵力。義師直向倫敦。始無所阻。衆維信阿吉利黨人之成事者。以黨人之產。盡聚蘇格蘭。即以其產。聚兵五千人。而西倫之人。尤勇鷲。與改正教中人陰合。難死而耐創。尙有高原之民族助之。人人咸足自保。而藍保亦入其黨。其家隱名流無數。茲聞大敗。如被風颺。阿吉利一敗。則雅各全力聚是間矣。撒克遜無言。久乃曰。尙有他師可恃乎。府尹曰。此尙未之知。惟老夫知將軍言中之意。蒙茅帳下似猶有謀臣。如大將巴特立克者。頗足恃。撒克遜曰。其人目論士非戰士。府尹曰。理察蘭保。

何如撒克遜曰。是人但戰而不言兵略。府尹曰。尙有伊升士頓。撒克遜曰。是人尤好大言。無成事。府尹曰。勳爵約翰柯連者。如何。撒克遜曰。名爲辯才。然智術疏而懶於事。苟用是人行見其敗。是人但能因山沮隘自適而已。吾輩方引是人以爲戒。何復敍論其人。蒙茅果欲占勝。着當奮其思力以筭此輩。俾不僨事。庶幾我輩乃能爲阿吉利蘭保之事。雖然。吾不省數月以來。胡以大軍遷延於亞萌斯達之間。弗圖正事。足定力。祛雅各之後備兵。勿令撓犯軍鋒。自以爲勝。長歌入於斐佛亨禮拜堂。並以延納西陲之豪傑。招攬荷蘭之憲兵。隱取爲助。然則亦小鼠之入大倉矣。府尹曰。將軍言然。設蒙茅果蒞是間。吾將鼓勵王之志趣。前嚮勿卻。以王之左右。宜有顧問名臣。爲之襄理兵要。時佛利察已行。王幕下垂空。無惜嘆之宿將。撒克遜曰。阿吉利已敗。則吾軍已單。與雅各敵者。僅有此數。吾輩一無所恃。恃此寶刀而已。倖萬衆一心。無所餒卻。卽亦弗畏雅各之衆。府尹曰。君輩少年人。聞此如何。君心曾否如飲醜而不歡。退縮而背改正教。余抗聲曰。以鄙人言之。勿憚勝敗。必竟吾志。老卡俾曰。

美克何往。吾必隨之。生死與共。無有反悔。齊伯司曰。下官初不畏死。矧有義勇之伴。雖知難。亦不退。府尹曰。以勢觀之。衆皆能旣其責。各盡己心。詢謀僉同。用待雅各之師。諸君忠。盡如此。老夫得客。乃爲大幸。匪特生茅屋之輝。撒克遜曰。我意殊不適於公家。以我輩旣已擐甲。來去必不以時。公家安能待我。今當自擇逆旅。即使供億弗備。終亦弗至於乏食。矧吾所求亦恕。苟得黑柜之酒。及嘉菸一捻。於願已足。撒克遜意決。府尹遂不能留。余及二友。則頗戀府尹之見款。於是遂居府尹家。

第五章

撒克遜婉謝府尹塔木兒。余後此乃知其意。以府尹之爲人。專意於改正教者也。撒克遜則爲自由黨人。但謀誅暴君。不盡爲教。與府尹不協。故不之留。以撒克遜之爲人。輕狡好嬖。尤與人無親。落落獨立。人爭以爲公。故舉以爲魁。率冀大權。遂落其掌握。中一日忽語余曰。汝知天下何物爲熱心。熱心者。血戰之謂也。惟熱心。故能血戰。惟血戰。故能得權。此老胸中。惟執此訣。故恆以將略示人。而補苴周備。不露僞迹。

自晨至午。自午及昏。余輩則隨之操演。迨既精熟。號令一發。余卽知之。至於刀劍之鳴入耳。變爲熟調。於是鎮人咸謂撒克遜之步軍。直冠諸鎮客兵之上。爲時甚暫。爲事則繁。衆皆失望。患其無及。每人各分小隊自練。惟力是視。無有惰窳。凡兵間之事。漸漸純習。衆所以不萌倦意者。以村人隨余。皆猶直敢死。一惟號令是秉。起自雞鳴。至於日旰。但聞舉槍裝槍之號令。卽余營規亦馴熟。兵數亦日多。衆見余軍進止如法。步伍整齊。觀者興起。爭入尺籍。時余軍數溢。莫能容。乃中分其隊。卽他隊亦溢。而隊長幾逾百人。施槍亦多中。余軍本三百人。尋增爲四百五十人。陣法亦日精。日進。衆皆稱許。一日。夜深。余騎馬歸府尹家。老卡俾佩長劍。觸地作聲。隨余後。呼余迴馬。觀齊伯司。余初不之答。顧重違良友之意。亦挽其轡。至於通衢之上。地曰沙埋。余友挽余袖。遠望村間草廬。余見中有廣廳如倉庾。前此似度羊毳者。燭影燦然。人數至多。半余同隊之人。東西橫陳而偃臥。或吸菸。或祈禱。或磨治其槍。中有聯榻甚修。人皆騎坐其上。人人互辯其髮。有童子捧油於盃。以供沃髮。齊伯司坐於糞屑巨囊之

上此囊置諸羊毳中。每人辮髮已。咸面齊伯司爲禮。齊伯司則瞪目一一閱視。余二人遂行過此門。衢上甯謐。但聞余二人蹄鐵觸石之聲。是夜月明如晝。照此廣衢。月線射入禮拜堂窗檻。光明照眼。已至塔木兒家。老卡俾爲夜色所動。不能已。遂行至城下。余方解馬勒。忽聞衢上有人奔集。聞刀劍相磨聲。似聞老卡俾呼余。余出刀立奔。至一空曠之地。自亮光中。見老卡俾跳躍月中。與數人力格其左次。有黑衣人臥於地上。老卡俾之馬亦騰擲不止。余見狀大呼而進。此數人聞聲四散。獨有一人至抗健。舉刃將殊老卡俾。且刺且大詈。余大駭。以爲老卡俾必無倖。然尙未及其人之次。卽見此惡少進刃於老卡俾胸際。老卡俾仰臥。惡少立逸。余大呼曰。老卡俾汝創何所。老卡俾喘息曰。余左膊微傷。汝來適其時。幸助我。余曰。汝無力乎。老卡俾不答。但曰。女郎如何。余曰。女郎何人。老卡俾曰。吾卽爲此女郎之故。進護其人。此女郎適爲惡少所窘。吾不能忍。故力救之。余迴顧。思女郎得毋創乎。而黑衣人已微動。果亭亭一女郎。月光中觀之。似甚麗。卽報曰。幸不大創。得君友救我。幸無恙。是不特君友。

之力亦天佑我也。君輩誠勇能愛護婦人。然爲君所救者。非他舊朋友也。余視之。則大呼曰。汝爲塔木兒女郎耶。今當趣歸。此惡少將大集而窘我。語次見隱隱有燈光。至於是老卡俾亦起。同余及女郎歸入府尹家。女郎問老卡俾曰。先生創究何若。老卡俾無言。似在夢中。妨爲人驚覺者。已乃言曰。創幸未劇。胸甲厚也。吾不審女郎覺何由肇。女郎曰。且置此勿問。此等人來自何鄉。則不之知。今夕吾往省白拉兜老婦。此婦病瘡。吾往問疾。歸途乃逢羣賊。賊殆有仇於我祖。故辱我。卽以辱吾祖。二君愛我。擊尙欲有求於君。余曰。吾握刃之時。則必欲得仇之主名爲快。女曰。仰盼上帝。且置仇勿問。惟勿令大父知之。大父性烈行且暴。怒如少年人。吾甚以爲憂。吾安能以此纖芥之仇。使大父忘公敵而報私憤。吾所求者。僅此二君。其許我乎。余與老卡俾咸鞠躬曰。如女郎言。女曰。敬謝良友。已復曰。吾手套失矣。所幸三人中。未遭重傷。此足慶也。語已。遂入。老卡俾及余始繫馬入廣廳中。吾友至臥室前。小立語余曰。此老大名。吾夙聞之矣。余曰。吾聞之。惟余尙欲爲此女覓其手套。老卡俾屢瞬其目。樂甚。

張其左手有麂皮手套一握其掌中語余曰茲事當勿令彼祖聞之言已自入余愕然久乃悟吾友知用情之所在凡人生二十三年匪不知愛如老卡俾今日之狀近矣。老卡俾熱心而篤於情自是以來如針爲磁引悉以形影附麗其人若余則方重而沈穩不如吾友之聰明未嘗用情自縛明日爲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六月十七號時爲禮拜三。余聞蒙茅大兵去此鎮近十咪人言王師必駐此忠義之村曰拖東者。余輩爭出迎王自由黨及改正教徒尤鼓舞以萬年青樹爲穹門距拖東之西向門額書曰歡迎蒙茅王入市處近白鹿旅館樓上亦大書曰改正教大王萬福其在方場之上又作一穹門上書何字則余忘之矣。余固言此鎮產布及羊毳迨軍興則賈人遂不重惜其物爭出以供用大張其氈毳及織就之絨懸布樓窗之上前後二市均自簷際垂絨幅至地上豎大旗每宅皆然而英國之徽章則高張聖麥利禮拜堂屋頂蒙茅王王徽則作藍色豎於聖雅各禮拜堂之上夜中尙聞工人斧斤聲治門宇備迎王禮。又明日爲禮拜四自陽光初出見全鎮中觸目均萬年青及國徽而拖

東之眼界立爲變色。此鎮幾成爲花國。塔木兒府尹往來調度。擬接見蒙茅時。自矜已練習一軍。用爲王助步軍。凡一千六百人。騎士二百。此騎步二隊。均有軍械。及衣列隊出迎。俟王至時。迎迓軍作三重。自村門侍立。及於廣衢之上。直至於沙埕。都叶而止。而佛蘭中農兵。則夾衢而立。余輩之軍駐西門。刀光如雪。磨治極精。列隊亦嚴整。較諸他軍。尤雄鷲。市鎮之人。及其妻女。咸盛服如度。佳節笑靨相語。籃上攜新采之花。備以供王。撒克遜曰。吾今出令。令汝輩勒馬立陣。上吾自入王衛隊。導王至衢上。汝輩舉槍迎王致禮。復令余齊伯司老卡俾各拔刀行軍禮。又謂余曰。君輩若從吾行。當鵠立城門之右。則當指數軍中列將告君輩。吾三十年身在行閒。凡事匪不週歷。今當歷詔以示新來之人。此吾分也。余及二人聞言咸悅。遂同老將至城下。城爲壞牆中闢一陰洞。是已。旣出。余曰。王來何乃寂然。遂同至高原之上。鵠立以俟。王余念王來必經此地。撒克遜曰。凡身爲大將者。厥有二謬。遲速均不可與語。兵蒙茅王之謀士。吾恐其各坐一遲字。其餘尙有他。皆則吾不能言矣。惟所深知而最稔者。

有兵官曰格蘭白與余處二十六月均在波希美亞中格蘭白所部行時飛趨如鬼逝。雖所行多謬。而敵人終不能據其勝着。余平心而論。一旦行次乏糧。謀行劫於西利西亞山路。列校語格蘭白言山路崎。礮隊不能前。格蘭白曰。山崎足困我耶。乃留礮於後。先以步行。明日之夕。步軍悉罷且死。列校又啟格蘭白言步軍不能前。格蘭白留步軍趣騎兵前。時吾爲前敵。爲狀至窘。旣與敵接。爲狀尤窘。覺行路之難。尤如履彼平地。卽勁旅亦不之恤。謂非吾馬瘡者。必不卻退。時列校復啟格蘭白謂羣馬皆瘡。不可行。格蘭白曰。不能前者聽之。能前者仍前。遂挾其衛軍直突白拉古而過。謂能從者從。自是以來。衆咸推之曰。恥後之將軍。齊伯司聞言稱曰。是真名將。鄙人苟隸其軍。且立敵。撒克遜曰。是人有法。能鼓舞新集之兵。使樂步後塵。無所恇卻。余尙憶一日戰於沙土巴。奪取礮臺時。朝廷以不練之步卒數千。盡以屬將軍。新軍甫至。皆踴躍吹笳。意來合隊。將軍忽傳令發排槍。死新軍五六十人。衆皆愕然。將軍盤馬言曰。汝輩無賴子。聽之異日。臨敵卽屬此狀。汝知對敵如此者。庶幾足用。吾教此。

第一嘗試汝也。余聞言笑曰。如是軍帥無乃魯乎。此着宜令敵人着手。胡乃自屠其軍。撒克遜曰。惟其如是。軍中乃無不愛其人。將軍薄城時。面目亡失。焚殺淫掠。聽兵所爲。且告守者。凡城中財物。聽爾簡取。此固其人之過。然較諸列將。良無一人能如此將軍之善兵。將軍方冬結寨自固。一聞敵至。卽塞井夷竈。毀其期門。捲甲直趨險要。無憚嚴守。均立下之。殲滅不留遺。過其墟者咸爲寒心。蓋每得雄鎮。直同貓之得鼠。其城卽未下。亦不卽退。吾與之同行者屢。軍中所享亦廉。軍餉六月始一發。然軍無懈心。語次忽遙指曰。衆不觀來者何人耶。以巾高颺。似來軍已見我矣。余遙盼曰。無之。少須以手翳目遠瞭。見遠村依微中有黑山隱然。臨於叢莽之上。老卡俾曰。吾見彼間屋脊上似有人指麾作態。髣髴中微見刀光耀於林末。撒克遜引手指曰。近在咫尺。乃不之見。師來實繞湯文河岸。垂及木橋。克利格爾隨吾指所嚮。其見之矣。余曰。然彼間實見刀末。居其左者已經幽曲處。有黑衣人出。前鋒已入林中。時林端無雲。天氣清明。微有薄靄沿河作白色。與浪花合。絲起如柳絮。刀光忽現。忽隱。一

一出自煙際。少須清風徐動。已而驟暴直送。英武之軍樂入諸余耳。半皆凝笳疊鼓之聲。黑衣之隊。遙展作長蛇形。穿樹而過。凡再三旋立。見大隊步騎及礮隊。直抵此高阜之下。刀光明滅。間以旗影。大帥冠上雞翹。迎風而顫。軍勢嚴整。成一雄偉之陣。圖屋頂居民。凌高下。矚皆爲動色。萬聲呼噪。人咸暨暨。有武容果爾。輩能親見此軍。卽知其熱血之沸。乃爲萬姓爭其自由。故岸然生此武概。且倔强於流血之餘。呈此至樂。殊可佩也。嗟夫。古今能合萬衆爲一心者。必聯萬衆爲一命。余起自村莊。覺世間勇士。直無是英武。且觀且思。決其必勝。此時撒克遜方臨風而歎曰。孺子不觀先鋒之隊。陳於斜陂間耶。誰則先行。乃雜亂不分秩序。在法大隊。宜豫留曠地。屯立不與先鋒隊雜糅。今前後相蹙。尙有何地容大軍者。然則此軍直類遠道降香於聖西巴達斯奴比之地。旗旛大小長短。無有倫序。彼萬馬雲屯中。有偉王據鞍。其蒙茅乎。惜王幕無知兵之士。不能部勒此軍。彼中有四巨礮。乃落於陣後。大類跛羊失羣。盤跚而前。可哂也。脫老夫果參王軍。以輕騎司號令。其狀乃甯類此。今入我目者。竟同。

出。穀。之。鳩。鷓。荏。而。莫。燥。其。翅。胡。足。高。飛。須。知。洞。曉。兵。法。者。當。分。調。大。軍。四。出。埋。伏。散。而。復。聚。聚。而。能。散。齊。伯。司。其。當。信。我。之。言。齊。伯。司。曰。老。將。言。然。吾。觀。此。軍。數。騎。士。千。步。兵。在。五。千。以。外。若。以。吾。鎮。一。千。五。百。人。合。之。爲。數。僅。八。千。兵。力。非。偉。何。能。敗。滅。人。國。革。除。其。弊。政。余。曰。是。間。已。得。八。千。衆。若。更。募。合。壯。士。其。數。當。未。可。量。撒。克。遜。曰。蒙。茅。之。名。馳。於。西。偏。者。如。日。之。升。而。西。偏。之。雲。集。響。應。正。足。爲。義。旅。之。先。聲。旣。以。助。王。亦。以。張。王。之。氣。老。卡。俾。曰。然。則。西。兵。者。正。王。之。宿。衛。羽。林。耳。老。卡。俾。言。次。忽。呼。曰。軍。中。胡。爲。多。張。旗。章。乃。同。村。嫗。之。曬。其。敝。衣。衆。曰。然。然。撒。克。遜。執。轡。言。曰。如。是。淺。小。之。軍。乃。多。張。幟。狀。至。可。怪。且。旗。之。作。藍。色。者。一。二。而。已。餘。徽。爲。日。光。所。射。乃。均。作。白。色。旗。上。多。書。格。言。翻。轉。風。際。尤。不。能。讀。諸。人。語。時。先。鋒。隊。已。近。去。余。所。立。地。僅。一。咪。四。分。之。一。忽。驚。策。大。鳴。令。止。軍。於。是。驚。策。之。聲。遞。接。而。遠。至。於。不。可。聞。而。陣。勢。蜿。蜒。如。長。遵。官。道。而。蛇。上。老。卡。俾。曰。此。軍。固。類。蛇。殆。響。尾。之。蛇。其。毒。盡。蓄。在。尾。撒。克。遜。曰。蛇。首。亦。將。見。矣。惟。於。城。下。觀。之。爲。勢。最。得。老。將。方。指。麾。間。忽。見。錦。衣。大。將。引。數。騎。向。鎮。

而馳。第一馬獨出。則頡而長。身一溫雅之少年。神威凜凜。若不可犯。衣上錦飾。迴別列將。以馬隨行。至迅。至於城下。城下百姓。則大聲作歡迎狀。萬聲遞嬗。而遠前者呼。後者和。咸莫知其所以。然爭曰。吾王至矣。

第六章

蒙茅王生三十六年矣。儀範天成。百姓咸謂王能拯其命於水火中。聞王少年兼工辭令。且機變百出。於兵法尤嫻。能籠牢人心。悉爲之用。其在蘇格蘭博述爾極次陸軍隊中。爲上將軍。心亦洽。王恆以仁心處聯盟黨人。雖勝弗驕。謙卑如不容。職是之故。自由黨愛之甚深。此時王乘烏騮之馬。脫雞翹之冠。與衆爲禮。英氣秀骨。一時無兩。雖小說中極狀英雄之武烈。亦不能描寫其萬一。王雖無言。而弔民伐罪之心。已溢於眉宇。謂王冕者。王家物。乃爲暴君竊之。故必與爭。此時衆心咸屬王。王天表高貴。白皙而隆。準妙目天成。神光四射。惟口吻微小。於龍顏弗稱。而溫藹之氣。已自馬上撲人。王衣深紫之衫。二袖及襟際。皆盤以金縷。胸上懸銀鏡一。用以護心。袴則顏

色稍淡。着高粱黃色。山羊革靴。金鑲七首懸其左。右懸則巴麻刀。以兜革爲帶。用縛刀匣。領緣以金爲之。王再舉冠。鞠躬與衆爲禮。而萬聲雷動。咸稱王勳德。曰。王爲天下第一人。無更上於王者。福哉。改正教之王。旣壽永昌。王長富貴。此聲旣發。樓闌屋脊。爭揚巾爲禮。其狀甚歡。而先鋒之隊。見居民歡迓。亦大呼應之。舉軍皆謹。居民引和聲沸天地。鎮中父老及議員。則府尹爲之倡率。盛服迎王。致誠款。屈半膝於地。環列王之馬前。府尹引吭親王之腕。王亦徐徐出腕授府尹。王大聲曰。卿爲我良友。奈何。膝地。膝地之狀。惟吾國仇。迎降服罪者。然耳。卿何爲如是。今問卿曹手中所持者。何物。府尹曰。此爲忠義之士聯盟之書。皆親自署簽。迎大王。其人爲王之良民。拖東村中子弟。王勒馬四顧曰。好兒郎。我信汝矣。胡必立盟。余不必啟此冊。但縱觀來者之面。忠信已書之頰上。較紙上優也。心心相印。何必假十吏書此。淺淺者。嗟夫。賢尹卿名其塔木兒乎。府尹曰。老臣實爲塔木兒。王曰。卿忠義如是。惟位號不應如是之卑。語時出劍按府尹之肩。曰。余今錫卿以爵。卿且起。須知余意甚欲得宿衛大將。皆

如卿者。方紛呶間。見王封府尹。則又易紛呶爲稱頌聲。府尹拜恩立起。同其謀士。厲行立於左次。王遂及從騎聚立。右方笳聲大動。作臨敵狀。陣勢復整。旗脚飄風而動。浩蕩入城。方隊仗過余前。撒克遜一一指點宿衛大將示余。且標其能。第一人曰吉利爲倭克人。中年瘦峭。近王馬前者是也。其人曾佐王舉義於大塔者。勇而能兵。居王之左次。頰臉而健碩。冠上翹白羽。曰漢姆斯。其騎栗色馬者。爲律師。其人能審陣勢。技尤長於對簿。在自由黨中。名曰倭德。前此在布德坡領步卒。與敵戰。犯百險。竟全其軍。間有長身而偉貌。冠鐵胄者。曰安遜黎伯西。志亢而氣旺。爲布冷登人。吾曾與其人同伐一國。又助他國與之角勝。或離或合。無定也。老卡俾曰。其人身後。尙有長瘦之人。何人也。彼已出刀於匣。即馬上而舞。此爲何地。乃狂擴至此。撒克遜曰。汝言或然。第其人必非刺客。蓋諸將之從龍。各有所圖。吉利者圖公爵。倭德圖上議院之司法官。伯西亦他有所謀。此碌碌者。人人各蘊所懷以進。然非其人爲之謀畫。衆亦不能擁戴大王至此。正以斯人智高。爲衆所服。能駕馭諸人耳。余大悟曰。知之知。

之其人殆佛加森。吾曾聞吾父語其人。今得之矣。吾年穉。曾憶一見其人於安司達。登接見後。神儀至今猶憶。良其背而疏其髮。髮加其首。未甚稱也。人言此君實舉義旗。此時王勒馬且行且顧。且哂。見村間情狀。乃大類演劇。時余所領者。爲村衆之先鋒隊。撒克遜命余曰。待王至時。舉槍迓王。卽王卒大旗過處。亦必申禮。言次。大軍已入堡。騎先而步後。騎兵器尙乏。卽馬飾亦未備。有以巨橐爲鞍橋。卽兵械亦但刀及手槍而已。陣中但有數人。具甲冑。或以牛革爲衣。而衣上斑斑作血點。蓋曾經戰事於亞萌斯達。故血癍猶新。陣中有舉大纛者。纛柄納其腰。鞞金字作古文。書曰。爭自由及宗教。騎隊多山民。及田家子。咸弗審軍律。其狀良不愛死。然桀驁弗馴。於全軍頗爲梗。而繼騎隊者爲步兵。一行必六人。各爲小隊。小隊復零星弗整。每隊必揭小旗。上書村鎮名。其兵卽募諸村鎮者。種類旣別。遂不能合并爲一律。齊伯司曰。兵母須整。惟戰時當合力同命。今尙未戰。何爲自苦。余曰。士多而將囂。此何名爲軍。設果見敵。必且退縮。時第一隊過者爲步兵。態甚簡略。多瀕海漁人。衣麤布之衣。袴不

掩脛。面作青銅色。爲風颺所侵。臉際如張油幕。所乘軍鋒亦不一。余自蒞鎮以來。見村兵之狀。大率類此。而軍律則無一知者。時軍隊已續續過。洶湧如濤波。且行且相呼喚。余縱觀鎮下諸兵。各標以幟。第一標爲萊姆。極目無際。最後有騎隊。可四百衆。雖靈蠢不一。然皆熱心爲國者。而末商小賈。則追逐其後。壓陣者爲武林墩府尹。騎白馬。貌至莊肅。馬前張大纛。有胡笳一隊隨之。望之頗有軍律。士皆廣簷之冠。衣灰色之衫。舉旛作簡切書曰。此來特爲宗教。爲數可六百人。又次則拖東步兵五百人。其人均作苦本不習戰。然心念國民。熱血如沸。瀋如是已三年矣。大軍入城。村人賀聲雷動。人人登屋騎危。呼聲四徹。余不禁歎息。以爲宗教感人。雖蠻野之夫。均能愛國。此足寶也。此外零星各村落。咸出矛兵踵其後。衆行後。復有騎士驟馬相踵。如翼衛然。中有教門牧師。及村間長老。衣長衣。爲服不一。此騎已過。復有牧羊之隊。牧羊兒本不知戰。其來爲義激也。再後則爲織布之工人。可八百衆。軍械尤遜。更過則爲第五隊。似涉沮洳而來。其人居鹵斥地。乃慕自由。作如是氣概。則又余所不能測。

矣。其衆可二隊。亂髮蓬頭。且跣。行次輒歌祈禱之文。及頌聖之詩。第六隊則爲伐薪之夫。可四百人。均紫衣而白鞞。槍作赭色。似生鐵繡。云爲後備之兵。可七百人。殿後者亦步卒。多起自田間。徽章上作巨舟形。實來是丹斯達之北。繼此者則爲獵人。漁夫。此隊旣過。則復續以小數之隊。頎頎而健勇。不櫛不沐。則孟的與霸越氏小村中。人目灼灼然四射。行輒呼呿。漫無軍律。似番社人也。村姑見矚。輒震越失次。已而見三馬隊挾四礮。繼以軍械之隊。輜重至矣。甫至城下。即停。大軍過沙埕門。府尹緩轡。雜王副隊中。余脫冠與王爲禮。王師爭迴首盼余。而王亦愕然顧余軍。忽面左右曰。寡人甚服此府尹能練是軍。乃肅然無譁。且公胡由能馭此軍。殊出寡人意料之外。府尹曰。臣尙有勁兵一千五百人。均治蠹者。屯於鎮中。臣猶恨彼中尙未精軍律。語時其聲甚抗。且曰。兵來自威爾西。而大將則多亨巴西人。至號令之整肅。非老臣之長。則老將撒克遜所部署。老將爲衆軍所舉。衆皆服膺其人。王聞言。面撒克遜曰。寡人敬謝將軍。撒克遜立鞠躬。近王之刀鋒。王舉刀四指曰。寡人尤感諸列將。後此且

永永弗忘。公亨巴西之義士。寡人安能更覓如公輩之忠篤而驍健者。寡人試問將軍精歷行陣如此。想在軍久矣。請問將軍寡人所領軍。將軍以爲如何者。撒克遜曰。果大王察納直言者。則臣當據其所見。此軍大類新落之毳。未經梳治。然治之則爲寶貴之衣。王太息曰。安有時日容吾機杼。惟其人頗善戰。將軍亦聞此軍曾戰勝於阿西米斯達乎。將軍須之。寡人行當傾聽將軍之緒論。忽又曰。此少年將軍。寡人曾一面之其人誰也。撒克遜曰。此爲勳爵齊伯司。居沙黎鎮中。齊伯司卽脫冠曰。臣曾謁大王於聖雅各廣廳中。把握在闌楯之次。王曰。然寡人且憶公名。並及容範。王語已。面左右曰。吾今又念及世臣矣。此人曾與勳爵慶利哥。關於丹克。其事歷歷在目。吾固識其人。今公能入寡人羽林之列乎。齊伯司曰。果輪翮見取者。願執鞭以隨。且余之願事大王。實較自領此軍爲愈。王曰。善語。已以跟後之釘。觸馬腹前進。一手引冠與百姓誦頌詞者爲禮。王騎直闖花雨之中。而過花片。蓋自人家樓窗之上。亂落王身及王之侍者。於是余所領隊亦隨王後。乃叨王之餘榮。爲吾軍生色。老卡俾在

百忙中忽見一女人闔其櫻脣無語自窗間私覘來軍。余曰：老卡俾。汝見窗中美人乎。此爲最佳之幻燈戲。吾輩正爲劇場上人。老卡俾曰：美克。吾輩乃獲此榮施。殊出意表。彼美之窺我。我樂乃如長勝。雖以蒙茅之位置易我。我不之易。余曰：爾情乃如是之邃密耶。孺子。吾初以汝爲初叩洞門。不期爾乃直履洞天。老卡俾聞言則曰：或吾奢望如是。亦正難言。語時頓改其色曰：凡人愛情之動。乃如間日之瘧。令人亂其神思。上帝知我。彼美固未嘗重我也。然而此語至此余曰：爾心過堅。信之愈篤。以吾料之。或未必卽如爾意。彼府尹富選婿。苛可畏也。老卡俾曰：吾正恨其人不貧。然爲愛情所動。自亦不審其所以然。顧吾家雖貧。果能於此博戰功。則可以立致武階。吾謀或可遂。矧前人已行。余何爲特落人後。余曰：吾輩自哈文來者三人。其一好高而務名。其一沈溺於情網。余則不羨廛仕。而尤不嗜溫柔。其來何爲。則亦莫審所以。老卡俾曰：吾輩多惑。若足下則能慎持此勇敢之心。莫有變易。天下圖榮與盡職。本分兩事。汝今誰適者。余曰：吾所信者。宗教中之篤實。今汝之詢我。殆羅娵女郎授爾言。

耳。然則羅縵者。殆村間女士之魁傑。言次。驟馬入市。而市中充塞者。均吾隊。有女郎二十餘。被長帔。以青巾裹腰。王騎略近。則笑靨迎王。王前導者。秉國徽。徽亦鎮人所製。且金裹聖經一卷。王受旗付之騎將。恭提聖經。高呼於衆曰。寡人此來。專爲經中理義所應盡者。爲吾國民盡之。王語已。鎮民大呼萬歲。其聲徹天。衆頗盼王必有演說。爲百姓慰撫。顧王乃默然。衆中有代表者。大言曰。百姓謹尊王爲百姓主。王悅。令撤隊。分屯四嚮。鎮民已具食款王旅。王及諸大將入故堡中。府尹及鎮紳富室。爭供帳。禮王侍從。至於王卒。則分屯諸村。有設帳於通衢。有張幔於堡次。或屯田中。路次燈火熒熒。有酒如澠。宰羊行炙。人大類新婚中蜜月。出嬉於外者。

第七章

是夕蒙茅王出令大會議。勅老將撒克遜與議。余卽挾隱士所贈王金。赴議所。旣至堡。王尙未蒞座。衆集廳事中。王窗高而廳廣。藻井雕鏤至精良。廳上設高座。其旁列長戟。爲蒙茅王所御者。廳北列校威戾。次則末弁。及鎮中職守之員。尙有村人。上

封事於王。鞠候王出。倭克子爵曰吉利者。默然立於窗下。流目盼此村間之士。倭德及何美士。則喁喁作私語。斐佛萱則往來趨走。如有所思。且以蘇格蘭鄉音祈禱。尙有數人盛服。集於罽次。聽旁人談論。且言且詈。旁立者則聚而哂之。屋之西北隅。復廣集多人。衣棕色衣。外套則置之肩上。聚聽一人語宗教事。參以性理之學。其語深詆執政。尤有村鎮之兵。四週徼巡。有一人廣膊而多力。撒克遜直前引其衣。其人卽出手爲禮。操德音曰。汝乃在是。此卽撒克遜。在早上指以示余者。老將曰。汝不在城隅。立耶。匪特老態遄臻。且又銷瘦。以汝之體質。胡能洪醉於巴利亞。顧旣多飲酒。胡乃僅泊一蠅肉。茲事殊出我意表。今世事如碁。汝何作者。撒克遜曰。伯西吾業實與年光俱逝。天下風颺多而晴明少。故瘍醫之用力宏。而治湯液者。乃不爲功。今且問老友與爾別幾時。得母在尼拔行陣中。與爾相見。時吾隸騎士右翼。汝隸左翼。非歟。老將答曰。否否。自是以後。吾乃再見汝於萊茵河次。作小小衝突。汝在軍。不嘗以槍口火舌向我耶。我爾時非以計自脫。則汝刃必及吾馬。吾亦將揮長刃。如童子以

棘條擊野櫻桃。汝首領亦不能保。撒克遜曰。此事吾幾忘之。然彷彿猶記身隸軍營。恆不受約束。日浴於萊茵河。以拍浮爲樂。今茲且介紹見吾列將美克復。謂余曰。孺子來。晤德將伯西。其人饒有熱血。伯西張濃鬚露齒。以巨掌引予。伯西執余手甚烈。余血幾透甲。而出麻木不能耐。伯西猶以余爲懦怯。且曰。此波斯中至野蠻之劇。想爾英國孺子未之覩也。余曰。然吾良乍見此劇。惟吾新入伍。安能與久練之大將試藝。語已起與之角。遂以右手搥其胸。伯西亦止不能動。於是彼此卻立。覺伯西爲予所搥。汗出如濯。力亦漸懈。余力愈奮。堅握其腕。伯西哮喘如牛喘。請余釋手。觀其指甲已絳紅如染。乃曰。吾乃冒昧。竟逢勁敵。撒克遜曰。英國所產之健兒。當不亞於蒲林墩壯士。撒克遜此時見德人戰敗。則小露鄙夷狀。曰。君後此當識此少年之強有力。尋當與較他藝。伯西諾。果與予較。方酣鬪間。忽聞有聲言曰。此少將軍勝矣。衆迴視。則蒙茅王已潛入。觀余二人鬪。衆大愕。爭面王爲禮。王曰。止。止。不圖余軍小團陣中。乃見壯士肆力。較其技擊。因謂余曰。少將軍試以寶劍假寡人一觀。王遂去其戒。

指運劍如飛。大類眩人之奏藝。因曰。此技得自哈沽。其事甚長。語之頗厭聽聞。今姑不之述矣。王既還予劍。復視地曰。此間何由有甲片零星碎落於此。伯西曰。是中有魔鬼之兒。欺臣至此。語時面頰作絳色。且操德語詆余。王聞言曰。較藝亦佳事。今試問此少將軍何名。撒克遜曰。此爲臣之列校。名曰美克克利格。產自哈文。王曰。是間固產壯士。因曰。少將軍何由至此。寡人今夕將大會列將。卽末弁之中。亦皆見之。特恐人稠地狹。不能容。寡人意將更謀大聚於格林卡士。余曰。大王聽臣。小臣本不與會議之列。今夕冒昧至此者。蓋有信物。用上大王。王曰。何也。余對曰。臣不之審。佛加森附王耳言。王笑。引手受余物。面佛加森曰。度此孺子。必非圖叛。用炸彈以死我。且其人面目慈和。必不爲變。復曰。此物滋重。是必鉛塊。顧何美士曰。汝小刃。刃此囊。乃堅紉不審爲何物。迨囊啓。卽曰。此爲金塊。何人賜我者。呼左右曰。倭德。汝爲我藏此金。用儲以爲軍餉。金雖微。可飼予兵十人。復曰。金塊中乃有書。封面曰。金上雅各蒙茅。王曰。此書在予未舉義之先。已預書之矣。書爲隱君勳爵格蘭森所貽。

寄聲問訊諸公。此區區小物。用表微意。願大王趣圖大事。道人尙有如是金塊百餘。待義師過沙黎巴利平原時。更上此金。王曰。勇哉義士。寡人竟獲隱君用此助予。諸將軍觀之。此非人心趨嚮。用助寡人成功耶。彼昏悖之雅各。安能永踞大寶。戕賊黔首。以寡人卜之。無待經月之久。衆且大集。此非特寡人一人之慶。亦羣公之幸。此舉蓋拔萬衆於危亡之中。於是聽者咸鼓舞。德將伯西潛引撒克遜之袖曰。天心仁愛。乃傳是人以熱心。然吾患其須臾卽冷。撒克遜未答。王復曰。不圖是問。乃得一千五百人。然寡人初意。未敢以盈千望之。當寡人始經萊姆高白時。以爲助余者。可八十人。今乃合新舊之兵。屯於西摩瑟。健兒已至八千矣。今請諸公列坐。依次議兵事。度其便宜者行之。倭德進曰。金中尙有片紙。請大王觀之。此紙藏之裏中。則詩一首。黏諸其上。王取詩讀之。余曰。隱君之上詩於王。其中殆有佳兆。隱君知天。其言蓋勸進耳。惟言王至魯茵河時。須善爲之備。此則不可不防。吉利曰。少將軍言然。大王之星。實輝於帝座。隱君之詩。正示兆於王。迦勒底及埃及古國。恆有先知之流。近今不講。

其學。學以微。凡先知之人。其言多中。王不能以人廢言。撒克遜聞王讀詩時。則亦高吟詩二句。詩意謂織女之星。及月神告我。孰竊其匕鬯。及戒指者。王聞撒克遜吟詩。笑曰。寡人所部。乃有人能諷詠。然則當去劍而易琴。用宣抑鬱。則寡人不幾與諸公結社聯吟耶。雖然。隱君之言果驗者。寡人與諸公甯非佳兆。余今至魯茵河時。必好爲之備。伯西微言曰。魯茵河之言果驗。吾輩當立齏粉。格蘭森之言。深貺我。匪特金也。言次。拖東府尹至。曰。將軍克利格可以力守門。勿令村人雜進。至今夕會議如何。必有以奉白。余鞠躬承命。仗劍守門。時議員大集。列坐長案。居廳事之中樞。而斜照作微光。射入窗櫺。迴望格林卡士中。軍聲甚囂。如蟲聲之嚶嚶。此時蒙茅王在廳事之上。往來閒行。似甚焦悚。迨議員列坐。王始面衆言曰。寡人縱未言。諸公當已忖度寡人之隱。此次集羣公之善策。下第二着之碁。余軍已登岸。至四十咪。然此四十咪中。人人咸以熱心見待。集余纛下者已八千人。此外不登尺籍者。以無械不足以臨敵。余在此四十咪中。遇敵可二次。竟以搏戰之故。得仗無算。自建策至此。沿道無

阻。想羣公決策。必能料後此之成功。亦如今日。寡人決計弔伐。故延羣公更爲寡人定策。今請各出忠規密謨。圖所以善吾後。且勿泥寡人之成算。可以己意宣之。寡人卽遵率而進兵。毋敢違忤。衆中有明治體。悉兵略。尊宗教者。可直據己意言之。毋恤寡人。寡人願聞其說。時余職爲司闈。端立中門。迴首面內。列座者。歷歷皆見。改正教中人。雍髮甚整。貌肅而神旺。諸列將於道中受日。人人恆有焦黑之色。樞近大臣。亦多斑白。余目則專注佛加森及撒克遜。佛加森顏色灰墨。撒克遜形容枯瘦。而德人伯西則兇醜不可狀。中有勳爵倭克尤掬愁於面。似深有憂。座中有醫生。操英語作格格聲曰。羣公旣不言。則鄙人言矣。鄙人業醫。於大事未有係屬。然實供隸圉於王。且跋涉犯霜露久。而精神尙健旺。無有餒怯。鄙人舍死外。無復有懼。如酒之受醪。王曰。醫士汝辛勤。寡人固已知之。今茲發問。殊不在是。但問進兵如何者。醫生復格格言弗已。王似不欲聞。止之曰。今且言中要之言。幸留其餘晷。以待羣公言之。醫生仍言曰。王勿怒。臣知阿吉利之兵爲人所困。其人蓋不信宗教。故敗衄不可收拾。王曰。

茲勸善者之言於寡人滋悅。惟今日之議。但問當否。進兵於倫敦。醫生曰。必進毋解。當坐致榮耀於吾軍。祛魔鬼而衛宗教。語至此。以目視諸列校曰。吾輩當預備奏凱。鄙人敢力保諸將軍。必能蕝事。爲改正教光榮。於是聞者皆曰。如醫生言。而樞近大臣。則彼此相視。各欲進言。王見狀復發問曰。勳爵吉利聽寡人言。公爲宿將。蘊智而勇。今夕應決何策。吾輩應暫駐於此耶。或整兵直向倫敦。吉利曰。吾軍若東嚮者。實爲下策。語似久思始出。不稍輕苟。且曰。雅各士託特斯騎士絕精。而吾軍乃無馬。在法宜固藩而守。或阨要以待敵師。果此軍及沙黎巴利平原。與都中騎士衝突。勝負可不待智者而決。若更遇步騎兩用之兵。直如羔爲狼困。今老臣更證以事。吾軍逐步向倫敦。則去我扼要之地逾遠。而糧道復懸隔。適以資敵之逸。而我據其勞。今惟隱冀他處之有亂。則足遙爲呼應。且靜候倫敦中民心向我者。我方宜進兵。否則但宜據險以待敵。王曰。勳爵計畫良佳。惟內亂至難。寡人何由能俟。矧此助余者。安能必其成事。今吾軍及英吉利已近七日。此七日中所有下議院之人。無一奔予者。惟

勳爵矚余。公身赴配所。因而投余。今列校中。既無伯爵侯爵來附寡人。但有小校見投。此亦可見人心之未附。澄伯爾及威文曾言以衆助我。今又安在。且彼城尙有少年。聞已久至是間。何寡人一不之見。又聞內亂之兆。已兆於伯威延及褒連。人人咸言確有其事。顧乃不見義旗之集而從予。僅此義勇之農夫。噫。寡人其爲人愚矣。今身旣落陷穿之中。進且取辱。奈何。語時以手相搓。起行不已。顏色頹喪。伯西則忍笑。微附撒克遜之耳。曰。余思此虜。殆言弔伐之心。已澹思解體耳。王此時似見伯西作耳語。乃振作其精神。曰。領軍伯西。公夙在行間。習兵事。以大體言。宗旨與吉利頗相符。否。伯西曰。請大王決策於撒克遜。臣意與撒克遜同。王曰。領軍撒克遜。寡人今求策於公矣。此間開議。前者半守者亦半。而發議相掎。二派之人數亦同。今使二派投票示寡人者。領軍之意誰屬。於是衆目爭矚撒克遜。衆見撒克遜神威凜然。老將伯西復推引不遺餘力。似撒克遜所言。能爲王定策者。撒克遜靜坐可數分鐘。握手於胸。次久之。啟王曰。大王聽臣。彼斐佛亨察斐爾以二千步卒。嚮沙黎巴利培我。其後

馬隊尙八百騎。尤有三營之礮兵。來勢至猛。我若前趣。必相見於平原。顧吾軍新集。械復不一。以兵勢度之。良不足以當精騎。然天心有在。佛加森之言良然。惟吾輩如微塵。實諸上帝之掌中。上帝錫我腦力。則吾輩卽宜用其腦力。以趨善路。脫疎慵無復據略。直吾輩之蠢蠢。咎亦不在上帝。佛加森聞言大噓。稱上帝不已。於是改正教人咸點頭。允撒克遜之言。撒克遜曰。以臣私計。卽久屯於此。亦非策。夫以人心之仰望大王。如虹霓。果按兵弗動。則人心將立解散。彼蠢蠢之農夫。將歸而顧其妻子。何復有從龍之想。此策一失。人心立渙。臣閱世久。知人心易懈。正如冰筋受日。行且立釋。果使村農之心一散。收合良非易。今欲固此人心。法當驅使而東西之。不宜懈惰其氣。今惟日夜操演。練其筋力。宣明宗教之理。使此軍人人禮天而尊王。尤當令其旅行勞其筋力。今大事旣舉。必直抵倫敦。方爲收局。由此而論。則倫敦爲我軍之標的。惟欲至倫敦爲道。正夥。臣聞大王有心腹之臣。在布斯多及腹地。曰米蘭者。果使聽臣末策。當繞便道直襲倫敦。且每行必多得降人。亦足張我兵力。嫻我訓練。

設能徑至布斯多者。則沿途沮格之力。至微。趁此機宜。徑達國之中心點。若天相吾軍。亦足直撲倫敦。並經格拉斯達及倭瑟斯達二險。要果天能賜福者。或不至有中變之事。余聞此一番議論。蓋識高於頂。直徹中邊。座客皆鼓掌譁贊。而蒙茅王尤極力推引。愁煩之狀立變。如以催眠術中諸王身。王立欣悅。且曰。此殆天右將軍。決策令余如從雲霧中獲觀清霽。撒克遜曰。設吾果間道出奇計。則驕王必不能以力制我。卽用勁旅撲我根據之地。亦須合師力圍。方能成功。然又安有其事。吾軍已卷甲自布斯多入倫敦。正復易易。吉利。沈吟久之曰。吾亦甚服將軍之論軍事。惟不勝老將軍何從得察斐爾及斐佛亨以三千衆襲我。並以騎隊礮隊同來。此耗確耶。撒克遜曰。下走與彼中大將相見於沙黎巴利。探得其耗。彼以下走爲勳爵標。佛磨下。故傾信不疑。因而見告。若騎士者。則下走實親見之於沙黎巴利平原。與之作小衝突。吾軍死者十餘人。王曰。寡人亦微聞其事。將軍乃能以寡勝衆。無有愜怯。由此觀之。則此軍去我良近。吾備亦無須臾之暇矣。府尹曰。以老臣度之。彼步軍萬不能於此。

一禮拜中至是。吾果能疾進。則全軍當造布斯多之後。時律師倭德曰。尙有一節。急宜論決。吾軍殊無一貴族見投。此亦可憂之局。而下議院之議員。有名於時者。亦不吾屬。以臣意度之。其心嚮義師。亦摯。特未能祛其觀望之心。故爲是遲遲。設果有人先赴轅門者。則續至者必多。今須喻降一二公爵。爲之前馬。則事或可濟。王曰。倭德。此亦要着。寡人至以爲憂。語時愀然不語。倭德曰。以臣策之事。或可圖。然徒以布告。猶之不餌而求魚。魚終不可得。今臣私計。必當決一喻降之策。以人干之。謂先蒞者。必得上賞。或足以鼓動人心。王大笑曰。汝計良佳。特未言能爲寡人下此書者。倭德曰。是間有公爵。頗擁重兵。然恆以朝廷涼薄。不齒。王躬於天潢。爲非是。公爵方坐鎮威勒斯帥英國四部。威望震於西土。所部有二百騎。極精良。屯於巴萌墩。轅下將校。竟有千人。與之同餐。公爵兵力既偉。吾軍胡不喻降其人。取爲羽翼。且吾軍方西邁。則其人猶當需以爲助。王聞言喟曰。不圖標佛公爵。亦不以驕王爲然。倭德曰。此事良確。惟其人可以計誘。足以收其攻我之兵力。轉以助我。臣知其人。實爲改正教。且

自由黨果如是。吾胡不以書說其人。用長其傲。且以宗教之力。鼓舞其心。媚之以甘言。制之以利害。至事之如何。則不敢料。然安知公心非感愴時局。爲我一策立動耶。吉利曰。倭德汝策良高。惟吾意尙宜有所詰責。試問下書之人。得毋危否。吾正恐此致書郵。必且雉經於樹杪。更問何從得此死士。敢冒萬死。而忠王之事。吾大將固不宜動。而亦不可行。王曰。然。死士固難得。而此險尤不易冒。寡人思標佛之爲人。必謂吾輩以計陷之。且不吾信。吾今須行以疑間之計。令彼左右不知所可。忽曰。門次有人引手嚮我。何也。時余聞倭德言。卽大聲言曰。王能許下臣貢一語乎。王凜然曰。可。惟爾言宜稱爾之身。勿驟傾吐。以亂衆心。余啟曰。大王下臣願自貢其身。爲王致書於標佛公爵。以下臣從軍時。臣父詔臣曰。汝此行勿以身歸。宜爲國死。果諸巨公欲求公爵輸心於大王。則下臣願矢死爲王投書於標佛。苟能以一人一騎成功。則下臣爲尤願。撒克遜曰。臣願力保是人。是人腦實而軀壯。可恃也。王曰。少將軍勇敢忠篤如是。寡人許將軍矣。因面衆曰。少將軍願行。諸公以爲如何者。衆皆署諾。王卽向

倭德曰。先生屬稿。且予之以資。亨利者威勒斯大帥。爲宗室之英。汝能動其人。厥功非細。否則將爲爾家族之累。王復語倭德曰。君作書時。可附示以溫布納之書稿。書中言寡人之母。非先王外婦。證詞皆具。君今夕可極力具草。遲明付使者行。倭德曰。如王命令行事。王部署旣。面衆曰。夜深。衆宜歸息。後此果宜更議。則更煩羣公至此。今茲且暫屯是間。蘇息吾軍。而新集之軍。尺籍中頗宜安插。其餘聽諸天意。脫標佛果來。則吾事當立濟。於是上手送客。曰。寡人母須鄭重囑公。公輩自能如吾意。王語已。衆皆鞠躬與王爲禮而散。散時。有數人至余前問余。中有一人曰。此少年大有作用。尙有一人曰。衆語此少年宜以禮勿爲是絮絮。否則將屏公輩。不與公言。復有人曰。否否。此少年熱血如沸。顧雖如是。必重正人。噫。此少年真男子哉。汝輩與言。當告以實。彼或傾信耳。時有改正教中人言曰。衆勿憂。是人上帝必臨汝。汝爲王致書。卽致上帝書也。伯西摩諸人出予。撒克遜曰。衆勿譁。此孺子較爾輩聰明多矣。因謂余曰。小友趣隨余歸。惟老夫須臾去汝。至悵悵不可自聊。余此時同撒克遜貫人羣中。

出撒克遜曰。君輩中人去君。必且悲梗。而老卡俾尤甚。惟此行務自珍重。此事絕險。非人所堪。吾亦不言。以亂孺子心曲。設此標佛心在故君。非游說可動。則無他法。足以自明其心。惟重罰使者。以表忠盡。彼身統四部。安能無責。果使人言足信。則公爵之難事難悅。不宜遽批其逆鱗。吾今試從得意言之。果此功倖成。則孺子一生勳業。甯有可量。詎第襄助蒙茅已耶。標佛果來。尙有勳爵合利與之同命。今孺子將行。尙留何語與吾老伴者。余曰。無之。惟致我愛情於吾慈祥之母氏撒克遜曰。此亦要言。脫君行不幸者。老夫將永不忘此標佛。無論標佛所部。苟爲余得。余必經之高竿之上。爲爾復仇。明日將親大役。今且往息。以遲明時。首塗矣。

第八章

余寢時。爲日光所射。立醒。府尹已遣使至余榻前。言王侍從之臣倭德度支使。已至樓下。余立起。整衣下樓。見倭德坐於客座。案上陳書。尙有小篋。納王書於內。倭德者。貌小人也。閱歷至深。顏色微近灰墨。然尙健直。言促而抗。似在兵間之精神。較諸律

師爲銳擊。倭德見余。即以手按小篋曰。老夫入時。見少將軍坐騎。已在門次。老夫意不如繞道出布斯多海灣。必無事。老夫聞敵軍已屯要道。至於倭爾斯。今茲以書授汝。余鞠躬受王書。納諸貼身衣底。倭德曰。書中所定。即議會中所定之指趣。將軍取公爵回音。或筆或舌。汝須保守勿失。歸而面王。其中尙有一書。爲牧師哈古之證書。及他人確證。書中人咸云。親見英王查理娶洛西越泰。即吾王母姬也。此事屬之將軍。蓋至重要。吾輩所以勞勞至是者。其要點正在此書。將軍須以篋親上標佛。勿付他人轉遞。設有是者。發之公廷。則吾王之事立敗。余對曰。果得機倪。吾必如大臣言。倭德曰。將軍此行。宜佩刀及手槍。以備不虞。尤須去其兜鍪及甲。始示人以非在兵間。特尋常驛遞之人。余曰。敬如大臣言。倭德復曰。吾他無言。因出手引余手。謂如天之福。載將軍同行。將軍宜捫其舌。而聳其耳。細觀動靜。勿懈。勿懈。並宜度人心之嚮背。預爲之備。老夫料亨利公爵。或卽在布斯多。然將軍此行。宜先嚮巴萌墩。今日吾軍口號曰。特克士巴。余遂鞠躬謝倭德。教因上聯盟之馬。而馬方噴沫。示將馱予。予

登而馬已前趨。村中尙未有人。間見一兩人冠睡巾。自窗中視余過其下。余知人備我。乃按轡行去。人家頗遠。亦不預語。老卡俾以出何道。蓋不欲其見覺。苦苦就余。戀別時聯盟之馬。蹄至輕逸。行於小石之中。見去村鎮已遠。朝煙橫碧。人家隱於煙中。吾友老卡俾所居窗尙嚴閉。殆已遠人家。遂縱馬行。赴官道。殘花被道。新徽飄風。至於北門。有小隊一方守門次。聞余口號。遂啟關出。余馬已出老城牆外。向北而趨。官道適當余前。晨氣可人。日光甫升。遠阜之上。天地皆作絳黃之色。夾道園囿中。樹木宿鳥猶譁。而空氣中如流雅樂。天宇之下。呼吸皆納清虛之氣。西摩瑟之豕作絳色者。伸首籬次。其影倒入日中。凝目蠢視。余行耕田之馬。繫於柴扉之外。向風長嘶。似見吾馬而呼。其同類羣羊披毳如雪。傍山而奔走。於日光之下。以上均無害之生物。樹上雲雀亦引吭而歌。野鼠往來果樹之下。如心領歌意。間見貂鼠竄出隴間。避余馬蹄之聲。噫。余當此時靜觀物態。似感天之留其生命。然則吾輩之感天當何如者。長道直通北方。余立馬迴顧故城。隱隱均行帳及車。此足見小村中乃增居民無。

算直出人意料外矣。國徽高懸於聖麥利塔尖之上。尙有鄰塔。則大颯蒙茅王藍旗。余見此物狀微聞鼓聲。知萬衆已起。笳聲卽繼鼓聲。而作想此睡士咸爲笳聲趣醒。鎮之兩旁均西摩瑟山。跌延長及於海濱。凡有村鎮處。塔尖礮臺時湧出萬綠之上。至爲可人。余無可如何。則亦割棄此境。竟勒馬行。蓋此繡壤佳山。卽以勇力搏取。亦不爲非福。須知人命者微物也。但能出其小力以求自由。則於人格已稱行一少時。過一小村。見有騎士似爲偵騎。遂與余同馳。余不得已遂轉入尼梭斯拖威。旣至。則地上盡作赤色。與吾鄉哈文產白沙。則大相反。卽所產牛牲亦作絳色。山村小屋。或磚或石。或以木構。狀至堅實。居民欲護其牆。則加蘆葦於牆上。以蔽風雨。是間雖屬英倫似別成一世界。以英國每處必塔。塔上懸鐘。日聞鯨鏗之聲。此間獨否。余行道實向一小山。名曰昆塔。明秀如畫。林木葱蒨。纖草作茵。且駢生小樹。翠色迎人。道行多幽徑。趣斜坡道上。均紅心之草。時時作花。列於紅沙之上。大類鱸火中燃吐。燄於外。溪流汨汨。奔出山谷。互道而過。余馬踏澗流行。忽見游魚旋繞。蹄下馬亦微驚。

余長日行此佳山水中。但遇數人而已。卽牧童田夫。亦不之遇。時見長身之牧師。及小賈人。引騾而過。騾後人負巨囊。余方知爲收落髮爲髮者。沿途小肆。無可食飲。但有黑麥酒。及堅麵包。余邈迤及康衛。余馬落其蹄鐵。二句鐘之久。始得村間鐵匠爲余治蹄。迨晚。至布斯多海灣。得地曰西墩。西墩有小港。港流巴勒帶泥之水。入海。余縱觀海灣。空曠無際。而烏挨爾大山。望之亦成平遠。海濱無他物。但海藻縱橫。上棲海鳥。更遠則小山起伏。如小鯨脊。或童。或生草。有時亦高出。連連綿綿。入於海中。海濱尤有小海岸。水落恆燥。可步。小舟亦可入。而近山之岸。無人居。居者但蠻戶及牧羊人。此等人頗愿慤。一聞馬蹄。爭匿入室。啣唇作笑語。不知何措。時已入夜。愈行愈寂。不時見夜火出諸團瓢之中。以理卜之。似復有人。然無路可通人境。岸高。雖不近水。而浪花時濺。道上余爲浪花所濺。入口。辨醜。覺夜中都無雜聲。但有海濤澎湃。雜以水鳥一兩聲。飛鳴於暗雲冷霧中。其音至悲。似由他世界猝落於此者。風力勁掠。且怒。咸自西來。水次有火。高下明滅。似在海中。忽而漫滅。余知海中浪巨。此小火。

必舟來也。余以獨馬出此荒寒之境。乃迴思舊事第一。卽思我父母及老木匠。余師也。其次則懷所羅門。尤思撒克遜儀容及其品行。其人可師亦可醜。然則余心愛其人耶。則亦莫知其所由。然復由撒克遜念及忠實之老卡俾。老卡俾方留戀改正教之女。其狀殊愁。因復念及齊伯司。並兵間將士。私計此着必勝。故余輕身冒此萬難之險。心緒旣沸。卽昏昏如睡。踞鞍倦甚。方欲入夢。似見老卡俾冠王者之冠。府尹之女孫羅。夔爲之加冕。撒克遜老將擲之以杯。正沈酣間。忽自馬上跌入亂石中心。尙有微覺。有數人影搖蕩。余前磔磔而笑。聲滿余耳。斗覺欲起。則身爲人縛。繫如囚虜。余力掙出其手。竟叩一人之面。其人立翻。羣人見狀。則大集。拳脚交下。另一人引他繩。更繫余手。余極力鼓動。不能脫。自計困極。不能更與抵拒。聽其聚毆。天色沈黑。亦莫辨其人。亦不審何爲拳我而蹴我。且我之墜鞍。究在何時。而馬亦受縛。觀此則吾馬亦大類其主人矣。忽聞有厲聲言曰。荷蘭彼得勇者。胡臥地如游鱉。復有一人曰。傷哉彼得。此人一生。不博不飲。不圖收局。乃在今夕。今汝且枕爾囊而臥。復有一

人曰。彼得非死。但得水飲之。且立愈。迭昆汝趣以水來。於是微聞有飲水聲。尙有人言曰。吾取人多矣。從未見今日來騎之易得者。其人語時。月綫適射出巉巖之上。光氣凜然。余始見左右林中有長繩引之。去地可八尺。余方沈睡馬上。故墮術中。即使未睡。然於洞黑中。亦胡辨繩之互路。不審墜馬創耶。抑爲人所中耶。但覺耳際血流。及於肩井之上。傾耳更聽。取余者果爲何人。然惟恐所賚之書。猝爲人得。則吾事畢矣。自顧軍械已失。卽有英雄。亦無用武之地。思極而憤。憤極而羞。萬不能耐。更視縛我之人。則虬髯倒磔。衣粗布之衣。腰革鞞。其旁懸短刃。面色黔黑。着吉英靴。狀似漁者。更聞其語。則又舵工音吐也。有二人至余前。按余臂。其一人引槍對余面。言動且立死。尙有七八人助起彼得。彼得面部爲余所中。血溢出不止。有虬髯客言曰。引此馬至死人角。以狀度之。渠魁也。言曰。今日殊晦。所得者乃非國家步騎之士。直一多血之畜生。彼得汝聽之。卽得此人。分其贓。猶不能市藥以醫汝。有疇嘯人斥余曰。巨狗。汝乃能毆吾彼得耶。吾將與子較藝於死人角。孰勝者。孰爲男子。且以脚蹴余。而

羣中乃大噓。方此噤噤人伸足時。復有一人推而遠之曰。勿爾。吾不能以英人之劇演於英人界中。汝狂獷之行爲。勿縱恣如是。吾安忍汝輩豐頰而雞胸。侮我英人至此。若船主發令雉經者。則聽主所爲。惟汝不能專恣擅殺。虬髯者忽呼曰。迭昆汝言良確。吾輩咸知彼得。非能敵人者。顧乃不幸爲人所中。噤噤人曰。船主試聽之。彼乃雞胸我也。果船至者。我請離羣他圖。更不入君夥。虬髯者曰。聽汝自行。我何憂。卽彼得與爾不合。吾夥。吾亦弗懼。汝輩趣來。以鑿貫此囚。於是衆皆起。予紛擁而行。余馬亦爲人所引。惟行處避大路不踐。行山石中。漸漸趣海。似是間無康莊可循之路。余足踐亂石行。蓬蒿彌望。余足旣跛。創處血亦模糊。忽經冷風。爲狀甚適。愈行愈醒。聞輩人中語。則漏稅之羣盜。議論力詆政府。尤斥雅各士託特斯似一心尙屬蒙茅。余憶蒙茅軍中。有一小隊。卽爲是種人。均狼貪寡國家思想。今旣得我。將首之於官耶。然當力保王書。勿令彼輩得之。沿道行時。余心滋疑。不審胡以見捉。且行道久。亦不見一人。以道途之嚮論之。赴布斯多者。此爲官道。官道所出。羽檄飛馳。而此虜胡能

久據。既不久據。何以今日適獲予身。惟此盜稅之小人。本屬亡命。而凶惡尙未抵羣盜。設無人逐捕。則亦不願爲亂。顧夙非讐仇。何爲見偵。必來時風聲稍漏。故爲彼輩所得。將以首官取賞耳。少須。渠魁出銅笛吹之。人衆皆止。所止地。臨一山穴。左右均高巖。巖頂亂草相交如瓦覆。巖上多穴。仰見疏星出於穴中。石色皆黑。星光復爲石影所蔽。蓬蒿可尋丈。銅笛復鳴。見有微光出於林隙。黨人均左避而駢立。似有機軸將啟。視之一甬道。直通山穴。下時必俯其躬。以巖石下壓。洞復深邃。淙淙已聞水聲。余觀洞。殆人力所闢。直至一石堂之上。小火熒熒。且列數炬。石堂高可五十尺。石色閃閃。類水晶。生人眼。纈洞中鋪細沙。色如氈毼。狀少崎。似直趨海濱。是蓋海潮所激。石穹而土陷。故成爲石堂。嗅之時。時作麩氣。竟不見海水。以穴口有巨石護之。竟莫審其去路。余入此石堂。長可六十步。寬三十步。中疊酒甯無數。媵以洋槍。及刀稍。尙有乾草鋪諸沙上。其左燎薪。鼎火上騰。似見萬數鑽石。箝於巖壁。薪火之煙。宛宛出巖上。縱橫坐臥者。可七八人。見黨人以囚至。乃爭起曰。得之乎。彼果來就縛矣。渠魁

曰。得者僅彼一人。吾攔路之繩。適觸其人下馬。大類海鵝。爲獵者所得。因呼曰。西拉斯。吾輩去後。汝留此何作。吾酒甯部署定乎。西拉斯曰。備矣。余觀西拉斯笨碩已近中年。語渠魁曰。此間有絲及花邊。均藏之方篋。以布繫之。中有一篋。吾但標之曰麻。已一一加以封識。此物須驟而載。至於各種美酒。陳皆以序。紅醪處黑酒之上。頗不易部署。吾幸不辱命。渠魁曰。美女王之舟馬利亞至乎。對曰。未也。吾已遣高約翰瞭於海墻待之。以風信論。此舟必乘潮至。據云。去此可十咪地。在東北之東。於日落時見風帆。苟非舟者。則爲布斯多之巨舢舨。否則王家游歷之艦。余此時方知渠魁爲馬格雷。馬格雷曰。彼王家跛船至耶。老子今日不能得納稅之官。由馬利亞船主威斐白斯未來助我。彼來則吾事必集。嗚。人怒曰。何待威斐白斯。今得此一人。即可爲納稅官之代死人。死之可也。渠魁怒曰。號令竟出之爾。然則爾主此間矣。今且將囚近火際。卽謂余曰。爾爲登岸之鯨。雖餘息尙存。已如此殘火。因指巖隈一穴曰。汝知此穴焉。深語時。舉其空甯投之穴中。鏘然一聲。可十秒鐘。甯始及底。中有一人曰。

以人投之。在法未及半已死。復有一人曰。似此死法。較之雉經尤速。第三人曰。斯人嶮暴。當先經之。然後納穴。迭昆曰。此囚至奇。自見執後。乃無聲。得毋啞乎。因謂余曰。汝試捫爾舌。爾爲何名。爾果啞者。則我輩摧陷爾身。爾亦不能咒我。余此時作聲曰。吾夙備應對之言。但爾方喧。不能容吾誠告。故必得爾之問。方述吾名。吾曰。美克克利格。請問壯士爲何種人。且吾非亂人。君輩何爲要我於路。馬格雷按劍曰。我請詔汝觀汝之狀。似審吾輩行藏。汝自謂爲克利格。吾正恐不然。殆爲驗稅之官。爲吾夙仇。且禽吾朋友曰迭克者。死於伊切斯達。汝其流亞歟。余曰。吾敢立誓非其人。且決公言之誤。此間風土。吾生平初未領略。忽有人答予曰。汝言乃大。有意。今毋論汝爲何人。但旣入祕密之地。洩吾機關。汝決無全理。余曰。君輩祕密之地。卽爲吾知。亦決無患。設諸公卽欲殺我。則我之就死。亦足自命爲英雄。吾生願死於戰場之間。萬不乞命於羣鼠之穴。馬格雷曰。果爲驗稅之官。安得有是壯語。其人似在兵間。吾輩設樊本圖乳鷹。乃竟得鸚。且其人果稅官者。胡爲乘此駿馬。疇疇人曰。試呼高脚約。

翰使前。令辨認此賊。西拉斯曰。可。約翰曾爲稅官所創。果此人爲彼類。當能辨之。已而山道中有人出。絳幘而藍衣。捲其長袖曰。西卡之稅官安在。彼創吾臂。吾永識之。今茲傷痕未滅也。已而視余曰。汝何人。乃以身觸鐵。顧衆曰。此非稅官。衆皆愕然曰。彼卽非稅官。必悍吏。約翰曰。衆若欲死其人。則亦可經之樹上。余此時不能答。計卽言亦莫聽。忽聞山穴外有鐵笛聲。見二人將一人入。余初以爲死人。及擲之沙上。則蠕蠕動。久乃起坐。似睡似蘇。蓋方臉之兇人。頰上有巨癍。藍衣而銅鈕。衆見狀。咸曰。此誠西卡之稅官。官曰然。且言且動其頸曰。吾爲皇帝行戮。卽爲皇帝代表之人。故見執於爾輩。吾目所及。凡屬犯禁之物。悉宜充公。在國家例中第二段第一節中。凡諸不合例之貿易。悉當以重法治之。今爾輩中果有忠篤之人。當知吾所任者。實人臣之職分。語時。二脚伸縮不已。怒氣勃勃。因而仰臥。衆咸大噓。中有一人曰。是人自死。人角至。吾二人適遇。已殪於地。語者卽引余馬之人也。復言曰。此賊來時。爲繩所格。飛越諸十餘步之外。吾自其鈕中辨之。知爲稅官。故掩執之。彼受執時。手足伸縮。

無度。渠魁曰：汝既得賊，弛其繩乎？曰：弛矣。曰：今須待威斐白斯至，取進止。稅官且置。勿問。當先鞫前囚，不圖絕域之地，乃有游騎，則備之當益嚴。馬格雷謂余曰：兵間壯士，汝何爲渡此？汝所事者何主？我聞外間有亂黨舉事，大類二人搆釁，而紛辨其曲直。余卽抗聲曰：我蒙茅王帳下走卒也。以馬格雷方檢余身，防書爲所得，亦卽敗露。故不如先言之爲得。馬格雷曰：僞也。今茲新王方集衆爲助，汝何爲離羣而行？汝亦健者，胡聽汝流徙於海壩，猶破舟之舵工，霍霍無所止宿。余曰：吾方賫書赴標佛公爵亨利，喻降於巴萌墩之行帳。君若弗信，可探吾衣囊中，卽得書，惟乞壯士勿碎吾書。失吾大信於蒙茅王，非臣職矣。驗稅官聞言，立起曰：汝乃叛賊，吾若在西卡，當以第四條國律斬汝。馬格雷曰：左右以巾塞其口，勿令狂吠。待威斐白斯至，則山穴中自有受納之物。馬格雷語時，取吾書封面讀之，曰：如壯士言，是書從雅各王爲英國第二皇帝，曰蒙茅王。書上標佛大公亨利威勒斯之總統。賫書者爲列校美克克利格撒克遜部曲。威爾西之步隊。馬格雷讀已，曰：迭昆趣解縛，謂余曰：將軍，汝今爲自。

由人矣。吾輩無識。乃陷將軍。然吾輩之心。路德之心也。早知其爲將軍。方欲助將軍。趣投此書。何敢久留。於是西拉斯曰。吾輩乃果不能助之耶。以吾之見。雖絕海投鑊。亦所不惜。蓋公益之事。必當贊助。想諸君之志。亦正如我。今茲風善。可送此將軍至布斯多。遲明必至。若行陸者。必且瘞於陸鯨之吻。約翰曰。善。彼故王之騎士。未抵威士敦。吾輩載將軍行。更值馬利亞之舟。則尤善。馬格雷曰。可。馬利亞舟迎風三轉。可立歸。威斐白斯果至卸貨。亦必經二日。吾歸舟時。想船貨尙未卸盡。因問余曰。將軍之意何嚮。余曰。吾馬奈何。馬格雷曰。吾以木製爲馬欄。可以寘之舟中。今海風亦息。更以小舟。可至死人角。載君馬以來。因曰。箴姆。汝赴死人角。爲將軍載馬。西拉斯往理而舟。是間有冷肉。及餅。佐之以酒。饑將軍行。惟將軍胃嫩。或不能納此糲食。時余移坐火次。少舒吾臂。以吾臂縛急。且創。時有舵工。以水滌余創。餘人則將食物。駢羅余前。有赴海理舟者。尙有數人。坐筮此受囚之稅官。余觀狀憐之。思以術脫出其人。而馬格雷已至。以杓取火酒飲余。且曰。吾將以沙利斯送君。吾坐待威斐白斯至。吾

人本聽是人調度。惟將軍果有求於我者。我以開罪將軍之故。當以禮饋將軍。今將軍安欲者。余見囚狀可憐。因衝口言曰。茲事至重。尤之亦以見君之德。幸君保全此囚。勿寘死地。馬格雷大怒曰。將軍克利格所言至簡約。試問吾不殺是人。能名爲公道否。赦其人弗戮。於理固正。但問我輩在此何爲。且沿海人家。咸德吾輩。使吾輩不以物鬻之。彼輩安得此賤價之物。且吾物旣售賤價。亦非逼迫之爲。自省固馴良無害之人。今此囚與彼同伴。力躡吾後。死吾輩。大類獺之踞岸。用伺鱉魚。吾輩爲之窮。且以槍見殊。促吾輩至此山穴。尙憶經月之前。吾輩四人。共舁一甬之酒。市村農白勒克。此人與吾輩貿易垂五稔。忽有十數突騎。奮長刀。傷吾約翰之臂。囚吾黨迭克。雉經之樹杪。大類獵者得獾鼠。懸之門次示武。今夕偶傳消息。言是虜經此。吾輩乃引長繩互其路。竟得其人。此亦非甚奇之事。今將以彼所以施於我者。我即還報其人之身。以將軍觀之。近公道否。余猶辯曰。是皇家之奴。律例非彼私立。蓋有所稟承。思盡其分。君輩與爭勝負。宜爭之於律。於彼人何尤。馬格雷曰。君言良然。是皆臬

司毛恰夫所爲。必一日徼巡至此。或爲吾得。然亦觀天意耳。惟此人萬不能置之地上。以彼得吾巢穴。縱之使行。則吾巢且立覆。余見狀。知不能以理爭。乃私出小刃。擲與彼囚守者。一不之覺。此稅官狀至靈敏。得刃卽匿衣次。時西拉斯至。言舟已具。馬亦登舟。余遂與馬格雷爲別。且極力爲此稅官解紛。馬格雷雖報余言。仍搖首不已。舳舻已近穴次。余遂登舟。挾刃及手槍。均穴中人見還者。登舟後。卽容與水上而去。少須迴顧。見小炬明於岸上。則馬格雷竚以送余者。巖石下垂。若低簷。舟行漸出。石乃愈低。至近石時。則伏身舟中。防首爲石觸也。舵工急鼓其柁。舟行如箭。仰望但見疎星。微月出諸雲罅。色淒黯。無倫旣出穴。似有黑物屯於水上。吾舟卽趨此物。已而微見舟狀爲水所激。與波低昂。更近則桅桿赫然。築築而動。輓轡爲風所激。繩索亦動。似此舟將解纜者。微光中觀之。狀類水鳥鼓縞翼欲飛。於是舳舻中人引余近舟。力挽其舷。余登舟。狀頗廣。船唇仰突。桅較諸舟爲高。舵樓稍卑。四圍皆橫繩。用以護酒甯者。舵樓之次。有槽用以載馬。芻豆皆具。吾馬見余。卽引脣向余。而嘯聲至。樂似

喜見其主人。吾亦慰撫此馬。西拉斯自艙內引首呼余曰。克利格趁此風行佳也。吾思移時必至汝所欲赴之口岸。且將軍罷乎。余曰。誠告公罷矣。且頭岑岑然。蓋吾跌自馬上。至今猶暈。西拉斯曰。君爲農家新出之雞雛。少睡當愈。君馬亦以廝養。筭之至船中。人行舟甚精。較諸圜人司馬略同。將軍勿顧此馬。且入艙。少臥。余遂下深艙。其中皆繩床。西拉斯指一榻曰。此爲君臥處。余立寢。至沈酣。船亦少動。余夢乃不之醒。忽爾張目立起。則頂觸於艙絕痛。而對榻之西拉斯方蒙羊毳之帽。鼾聲大作。中懸一案。至陳舊。有長檣。以旋螺之釘。籍諸地上。壁間列槍數十。林立架上。船中四嚮皆長匱。而船身與浪低昂。聞帆聲搖動。知尙有風。私出艙外。引首而望。則濃雲鋪海。結陣作厚。翬至不能見海水。舟入雲端矣。少頃。風力震於前帆。帆拗受風。甚飽。風至旋止。帆復貼桅。日光穿漏。霧罅作紅線。灰色之霧爲日光所裂。幻爲五色。如虹。然霧力甚濃。日光復翳。余所乘馬在闌中。左右張望。舵工則羣聚。吸菸。引目觀霧。迭更以手按其皮冠曰。將軍知之乎。天氣殊惡。不審何時清明。然以道里計。去布斯多亦非

遠。余曰。良友。果如是者。無論得岸之遠近。吾必舍舟而徒。約翰曰。非霧息不宜登。此間但有一石步。可以潛趣。其他則多迹詰之人。於吾舟未便。今俟霧開。吾卽嚮是間。然亦甚盼其亟至。迭更呼其伴湯姆曰。汝細觀之。布斯多來舟至夥。縱使不風。而小舢舨亦或出港。觸之且兩傷。約翰曰。勿聲。靜聽之。余久聽仍無聲。但聞浪花觸舷而已。約翰曰。衆更聽之。是間有舢舨去。吾舟未遠。頗聞其帆繩觸艙聲。已而西拉斯亦出。於是衆皆屬目側耳交視。聽於濃霧之中。方以約翰爲妄語。約翰則大怒。忽聞鐘聲。去吾舟絕近。凡七聲。鐵笛之聲亦動。主舵者曰。此七聲之鐘。官船也。聲邇卽在吾次。中有一人曰。非也在船層以外。於是闔舟復傾耳索此聲之所至。時風盛。船迅。忽聞有聲呼曰。倒吾舟。所嚮左寬。其繩而右握之。汝輩懶奴宜死行。且斃吾杖。下約翰曰。是必官舟。蓋藍衣之舵工。以金爲緣。言以杖死人者。卽彼中之口號。汝輩乃不知耶。大風忽起重霧。皆消如戲園之徹幕。赫然爲一戰艦。去吾舟至邇。荷擲以餅咫尺。皆及艦式。至修低昂。水中帆白如雪。霧氣亦漸滅於高桅之上。船中礮數九。爭外嚮。

自外內窺。一列皆繩榻。彼中舵工亦爭目吾舟。舵樓之上有人冠武冠。以巾拭銀鏡。注視吾舟。呼曰。此舟胡來。吾舵工曰。舟名拉西。自波洛揆向布斯多。舟中載青皮及牛油。此時霧復大至。而此舵樓之武弁復曰。汝言載皮。何以舟中有生馬之皮。吾舟之舵工發令曰。引舵掣帆繩。舟竟瞥然如水鳥之入霧中。更視則但見巨槳不見其舟。遙聞彼舟中大呼發礮。舵工曰。衆備之。彼將覆我。言未已。忽見火光灼於霧中。彈子亂穿如雨。直透帆繩。中有一彈幾斷桅上之橫木。尙有一彈中前帆之桅。白影亙天。西拉斯曰。將軍危哉。此輩如惡獸。雖夜中取人甚於白晝。彼中裝彈較貨爲多。惟前此遇我。恆不着一彈。今日獨能再中吾舟。語時火光復熾。舵工曰。彼礮線左矣。迭更曰。此狗特吠影。吾輩可以毋慮。此上帝錫我以福。亦以練習彼舵工之藝。所費子彈。皇家公物於彼人何傷。約翰曰。試觀天風復善。甚利於吾舟。西拉斯曰。此時濃霧向岸而奔。吾已見聖阿士貞之角在吾舟之左。舵工爭曰。然老舵工曰。是中有小港。曰三託水。可以停舟。吾舟旣至。則將軍及馬均可登陸。不數句鐘。可竟至將軍所欲。

蒞之地。余引西拉斯至舷次。極力道謝。並爲納稅官乞命。西拉斯曰。須聽威斐白斯號令。且果釋此囚。則吾巢不旣覆乎。老舵工進曰。胡不引諸新闢之地。寘之崖上。或載諸大西洋。予以可生之路。使不能歸。余曰。果如是亦佳。請公必生此人。吾苟歸。必啟王言。諸公助王下書。畢其事。厥功非細。西拉斯執余手言曰。吾輩不日亦將至軍。將軍趣就食。食旣。小舟已入狹港。兩岸均平沙淺澤。居民寥寥然。余力撫吾馬。引之。揭水而渡。余則伏身小舟中。向舟謝舟人。舟人爭以頌詞祝我。余立岸上。目送此舟。入霧而去。而霧力尙濃。嗟夫。余此局離奇至矣。莫非天也。余每於患難之中。恆以爲福。往往禮天。凡人苟常存是心。則上帝將以全力助爾。出爾於千災五毒之中。惟當捫舌勿言。則帝心始簡。天下人果能向義而趨。即使遇難。安知其非福。何至搵淚於睫。余至沙澤登陸。遂及官道。然此行幾喪其命。竟能出險。自念苟從陸行者。安知不更遇奇禍。後此聞陸道皆兵。且警備至嚴。無論何人。見輒執之。甯復有幸。今余當迴述登陸之始矣。余計第一着。當先滌吾面及手。乃濯於河流。整治其衫痕。並理其創。

以髮蔽之。整已。並刷吾馬。理繩轡。徐徐引馬。至小阜之上。四望覓其所適。遠望海門。霧重如冪。面陸則清涼。不見霾翳。更望大陸。則纖草平原。綠疇四合。隱隱有小山。鱗起。余思此山必爲孟特。一望不見天末。北睇則青山如帶。空翠爽肌。亞溫河水澌澌。流入原野。大似銀蛇。緣於花叢之中。望亞溫河口。去吾所立地可二英里。則塔勢高起。人居鱗集。爲西方巨鎮。此卽布斯多。蓋莫吉利中第二要地也。河上帆檣如萬杉叢。生直出人居以外。一望知爲巨埠。凡阿爾蘭大商咸聚於是。公爵邸第。去加拉斯達可數咪。與城爲邇。余遵大道。防爲人得。乃繞道出僻逕。以避邏者。取道村落中。無心忽合官道。過客如蟻。騎步紛擾。時在亂中。行客各挾兵械。人亦不以我爲疑。余引馬雜行人中。衆亦不異。余視行客中大抵村農爲多。時時亦間以士流。似遵此道出。布斯多探取消息。多挾其重寶。儲之城中。塗次有一人衣絨衣。乘馬與余並轡行。突然問余曰。敢問壯士。此標佛公爵。駐節布斯多耶。抑在巴萌敦。余曰。未也。吾亦欲得其消息。忽旁騎一人言曰。公在布斯多簡卒。蓋忠於國家之大臣。此地卽公所屬。故

備豫極嚴。今足下不審公之所在。胡爲貿貿而前。余曰。吾初意赴巴萌敦。以待公歸。進而謁公。今試問尊客赴巴萌敦。當遵何道。騎客聞而大愕曰。汝至此矣。而猶不識巴萌敦。巴萌敦者。天下至知名者也。君乃不知。是必威勒斯島居人。否則海濫之人而已。余曰。僕爲亨巴西人。其來甚遠。意欲謁公。騎客大笑曰。吾一度已得。君旣不審巴萌敦所在。則沿道不知者。當尤夥。今僕請與足下同行。敢有欺心。明神可證。至能謁公。爵與否。則吾未之敢卜。今且問客何名。余曰。僕爲美克克利格。騎客曰。僕爲威麥爾。我旣聯騎。沿途可以深譚。於是雙騎並出。遂遠羣囂。行次威麥。問曰。足下欲面公。爵何求。余曰。將以私事干公。特不能遽告之。君威麥曰。然則爲事甚祕。天下捫舌之人。恆足保其首領。吾亦慎密之人。不洩他人之事。卽此棕色之馬。吾卽有事。亦不遽示。此畜威麥沿道高譚。遠瞭已見布斯多城。下萬鍾並舉。似濬濠護城。威麥指曰。彼中至忙逼。殆爲叛黨來侵。格之不聽行。塔木爾與老輩。近亦奮刃。與吾翁當日所爲相埒。近聞蒙茅王亦舉事矣。余曰。此間備豫極嚴。因思撒克遜在沙利巴利。議論。

私爲首肯者。再時見城下兵可三數營。威麥曰：此間有步卒四千，騎士一千，步卒新練未成，行似不足恃。聞人言叛黨之師垂及二萬，所遇均殘滅。以我思之，國中固有亂，則發之不如驟若遷延至十餘年，則爲禍更烈。設吾脰應斷，願乞快刃一麾，勿以鈍鋒加吾頸。彼縱言時，適經小酒肆。余曰：足下欲飲麥酒，抑甜酒耶？老威麥曰：聽君所擇。以我思之，不如得一至冽之酒，足以蕩滌吾之行塵。且此肆非標佛行營之酒肆，行營酒肆在巴萌敦。果至是間，則不至自食其餽糒。陳陳待鬻者皆珍品。余曰：觀足下似久蒞是間者。威麥曰：老農不知孰則知者。飲旣遂，行威麥曰：嗟夫！時光如駛，吾尙憶當日與吾弟同捉迷藏，在葆鍊黎小堡中。今茲巴萌敦公府，卽搆其地。茲事匆匆，如昨日。卽公之構宇爲時亦未久。然時序侵尋，公之儀容尙未蒼老，而輿論咸云改名巴萌敦劣甚，不如舊名葆鍊黎爲佳。余曰：公之性質如何？威麥曰：公負氣，熱血上騰，然亦有制，不爲己甚。每於盛怒中，輒能躬自排遣，歸於中正。言次，視余馬曰：壯士之馬，於侵晨中必揭水渡。余曰：然方以水滌其泥。威麥曰：誠告君，吾之求面公

爵。蓋欲市吾馬。吾有馬。生僅四歲。聞公之侍從。將強鬻此馬。以貢皇家。吾將往告。以天下之尊。尙有甚於皇帝及公爵者。理也在英國律中。凡人之產畜。咸有自有之權。吾意不欲市此馬。尙欲留待蒙茅王。余曰。然則足下於公益之事。乃出而撓抗。威麥曰。果如是者。則人人咸將思叛。獨不觀彼叛黨之魁渠。接物甚公平。未嘗凌踐善類。吾父生時。曾稱許其人。已而曰止。來者必爲公爵之車。余目固不瞋。言次。忽見有六馬。駕一黃色之車。狂奔嚮余。而至前導。二騎士。揚鞭極馳。尙有二護從。衣淺藍銀色之衣。夾車左右。威麥曰。此決爲空車。公爵必不在是。果在是者。必多宿衛之士。余同威麥勒馬道左。待車過始行。威麥忽問御者曰。公在巴萌敦否。御者作傲兀狀。與之點首。威麥曰。幸得公之消息。省爾許奔走。當此之時。面公初不易易。大類烏鳥之居麥田。東飛西止。何從得之。今趣遵此道。須臾亦可至。幸從足下言。至巴萌敦。不爾往赴布斯多。仍不能見公。今試問足下果何事。欲面公爵。余乃以峻語拒之。言甚機密。非倉卒可語過客。威麥乃大怒。行逾數味。竟不交一言。余靜踞鞍上。四瞭見林立者。

均短樹。且聞有鐘聲。在夏風之中。鏘然作餘韻。余所經行處。均有密樹下蔭。時天清無雲。日光至烈。遠望平疇之中。薄霧屯積。此時威麥忽發言。且拭其汗曰。足下聞鐘聲乎。此鐘卽梭巴利之禮拜堂。在山樊之上。處堂之右。卽公別墅。且行且近。已見至高之城。鐫豹及麒麟於鐵柱之上。下臨芳郊。護城多密樹。流水一灣。魚鷹無數。行次循曲徑。每轉必覩佳況。威麥則厯指景物示余。謂爲天然。有危石出於草際。蒼藤蔓生石上。蔥蒨可人。隔樹則溪聲隆隆。涼風習習。水勢直趨叢林。而逝。間有一二樹。停飛舉如神娥。亦有拗折作奇鬼狀。薔薇之花及金錢花。蒙絡其上。余行旅亦云足矣。而美景良不如是。間其美。蓋合天工人力而成者。噫。近年以後。爲疇曠技師所毀。樹則勁直池不彎環。於是人間奇趣都盡。直如僵立之尸。可恨也。夫斲天然之萬物。戕賊至於不堪。則阿蓮之公爵及勳爵威廉二人。實尸其咎。夫以人心之知識。安能鬪天然之工力。此時余已至別墅之下。見羣馬行於空曠之場。威麥曰。此皆公侍從所乘者也。余二人遂穿林而渡。至一廣闊之沙地。已臨廣宅之下。蓋仿新意大利之

式爲之。結搆頗足娛人。尙有古屋一區。威麥曰。此卽葆鐵黎舊搆。大門之道。均疊雲母之石爲階。階下侍者及御人至夥。吾至時。御者引吾馬去。中有灰色髮之侍者。問余二人何作。已而聞余二人將面公。卽曰。公見新客。恆在午後。可三句鐘時。客以此時至。羣客方飯於餐堂。而吾主人意謂客至。以饑去者。公恆不悅。余聞言至喜。隨侍者引入浴所。盥濯後。引入廣廳之中。羣客咸集。客可五六十人。溫文及樸素者不一格。人各殊形。余視客中有數人作狷傲態。似蘊怒於心。不應以貴重之人。乃同雜流而飯。而他客則一意悉嚮。七鬯都無所言。卽隔座亦不相通問。細審其狀。有爲退休之將弁。請效命於國家。亦有布斯多之賈人。將以事於公。求庇其產。尤有城中官紳。來聽號令。請所以備禦之策。座中亦有以色列之苗裔。將於亂中散其母金。以取厚息。此外則瘍醫及鬻馬、售鞍、賣槍、販甲之人。雜沓滿座。間以牧師。齋集而饌。座次則侍者連翩立。或傳遞膳器。恭默無敢聲響。惟此間絢麗無倫。較塔木兒拖東之餐堂。大異。錦天繡地。華燦已極。地上以絳縞二色之雲母石爲之。壁衣則用黝漆之橡木。

加以西摩瑟名人之畫。畫起白於澤約翰。以下均名手。屋頂亦加采綯。多狀女神。果使翹首久觀。則頸將爲木屋之左次。有絕大雲母石之火爐。爐旁鑄獅子。及蓮花。均西摩瑟名手。其上刻名言。似其家訓。吾輩御食之案。刀叉均銀製。食盤亦佳。爲巴萌敦佳產。余自念此物。果爲撒克遜所矚。則必敦促義師先踞此城。余食已。同入一廣廳。則散座以供客者。茵褥皆佳絨所製。時公爵猶未見客。衆屏息待。余見廳中有巨櫝數具。其上加以玻璃。多鋼銅之管。以錦隔之。其製甚巧。余不知其爲何器。少待有長史入。執墨合書名而去。且問余之來何爲。余曰。吾有重事。能否行其私覲之禮。長史曰。吾君從未私見一客。每面客必集議。員及其侍者。余曰。吾事爲公一身之私計。必公獨對。然後可。長史曰。吾君恆言世無獨知之言。必當與衆共之。客必欲如是者。可面公。自陳。吾必允。君所請。達之於吾君。願茲事正未可倖也。余聞言甚感。長史之誠。長史旣行。余迴顧壁間小機。問威麥曰。此何名。乃爲吾生平所未見。威麥曰。此爲侯爵。即公爵之祖父。生平善製機。機本無用。特侯用以自娛。又指其一曰。此爲水機。

侯生時。思致甚高。苟燕其水。則輪軸皆轉。其捷如奔馬。方欲有言。衆傳公出。乃各卽位。余甫就座。而門已大闢。見一重厚嚴碩之大人。入其狀甚倥傯。衆皆起立。鞠躬爲禮。大人藍睛而豐頤。色微黃而帶淡白。從官十數。似皆尊貴。散髮覆背。佩刀觸地。鏘然。隨公別入一室。而署名之長史。則逐位傳宣入見。威麥私告余曰。吾觀此巨公。似甚倔健。行次頗動不已。何也。余曰。以僕觀之。公似持重之文人。似此片晌之間。乃接多客。不其勞乎。威麥曰。勿聲。時公爵發聲如雷。其狀甚怒。卽見有人峭面而瘠。軀自內出。戰慄不已。尙有他人微語曰。此爲布斯多市甲之人。是必與公約中所議不合。故暴怒至此。又有一人曰。非也。此爲甲商。供赫森公爵隊中短刃。有人言刀鋒鈍不可用。均鉛爲之。試一用。立卷其鋒。不能納諸刀室。時復一人入面公爵。旁人指以示余曰。此人能製至精之火墜。昔希獵與土耳其戰於利翁時。曾一用之。今將轉市諸公。爲防守布斯多之用。然此火墜。公爵不之許。故此人出時。顏色大頰。似爲此火所燠灼者。第三次則傳宣威麥。宣者之聲甚嚴厲。似示威麥之入。不得善狀者。然威麥

出時其意又甚得。微語余曰：吾初入時，公甚怒。旣而經吾駭辨，久公許我承一騎士之糧額。果能如約者，則落爾馬之籍，勿用。余聽時心甚焦悚，以爲侍從多，吾何能干。公以義師之議，顧公儀衛不徹，余終無私見之期。今惟抗顏向公，直陳利害，不必更計。蓋余冒千災五毒而來，苟中懾而不言，胡成男子。脫來此，不面公者，吾責亦可。旣今旣面矣，奚敢擲吾王之命於不顧。惟在衆中，余又何從發吻爲時。旣暫所責靡輕，以重責遇此寸晷，欲宣吾意，正爾爲難。脫吾言一出，公意卽復嚮余，亦安能示其意於侍從使之仗義而起。因思託以他事，進言一心，委之運命相機而動，再進吾書。惟此瞬息之機，倪苟不行事，後此必無更見之日。尙聞人言，明晨卽發布斯多。綜言之，當伺隙以進方決計中，而公吏已呼吾名。余遂起入面，公爵公爵居小室中，較廣廳爲高四隅，均藍色錦作壁衣，中橫一方案。案上公牘山積，公踞案坐，衣襟金鈕，直下髮被其背，神威凜然。余觀狀，知貴人類如此。蒙茅亦然，而公之狀貌尤神勇。目光燦然，旁有小吏執筆記客陳說。其侍從列坐作偃月形，間有立近窗下吸其鼻煙。余入

時公方語吏曰。汝記之。適與鐵匠商略得刁斗一百。大小稱之。以禮拜二輸軍。尙有軍持百餘。則矛兵所用。又有鐵鏟二百。則工程隊所需。汝一一載之簿籍。必令應時而至。不爾弗納。吏曰。下吏記之矣。公曰。汝毋舛謬。否。語已視其名單。卽呼余曰。將弁克利格。汝來何求。余曰。屬有機要之事。請屏左右。公曰。汝乃欲屏左右。見我耶。然侍我左右。均我腹心。我之視彼。猶我。汝毋憚侍從。恣言之。如獨對可爾。凡我能聞。吾左右皆能聞之。將弁汝今何言。勿吶吶不出諸口。方余率請私覲。衆皆愕眙以爲異。而門外之人亦爭集。余計窮不得已。上吾書。余生平不爲妄語。當此之時。凜然無所畏。但知盡職。無恤其他。己貌此公爵。視爲常人。故求致吾命。犯死無懼。時吾年二十一。氣壯理直。較諸今日。髮有二色。隅坐鑪旁。與爾孫曹言故事。意氣之遜遠矣。須知淺水之中能生巨浪。少年之眼何能下人。故亦不知所謂利害者。余此時尙不能遽出口。稍猶豫。公爵已躁怒。余知少須者。將立敗。乃出懷中書上公爵。公爵得書。色變。既駭且懼。似心中已動。然猶力持其外。嘿然無言。仍執書不發。忽然振奮其神。張目視。

此書後力發其封觀已寘諸几上莞爾而笑謂左右曰諸公知此書何言者此書卽叛人蒙茅以書招致老夫勿貢忠心於王室拔劍助此叛人果下官如是者彼且以禮見待不爾將覆吾家族此人欲收服標佛忠懇之心乃同與賈人貿易論值不得則投以惡語嗟夫天下忠臣之心彼乃視爲俳優之僞臉於是媚公者亦爭起立怒詈公見衆怒立抵書於几曰天下乃有妖徵使此賊蓄竒想竟以叛書千余意彼收合無賴賚其糧糗遂妄意喻降威勒斯大帥汝輩觀之余今日尙能容此橫逆否中有老謀士曰以公令譽賊焉能毀衆亦附和公忠公忽起於座指余曰汝饒有膽力乃敢賚此逆書至巴萌敦想爾七情亡失遂爲是孟浪之舉余曰臣命繫諸上帝無論何地悉形自由余此時亦頗震怒委身天命復抗言曰臣但許蒙茅王以致書禍福非臣所計公曰禍汝之事且立至叛王未卽顯戮汝已無倖於是起諸座間來往於室中者數公又曰汝言不計禍福以余思之收局良易下令曰趣呼矛兵入復面余曰汝尙何言余曰使者別無言公曰是必予以大僇揮矛兵曰縛之於是持鉞者

四力士奔入。余側以手按余。余自念與四人抵拒者。愚也。彼自行其職。守所應爲。余復奚懟。今惟付此身於造化。果天命盡於今日。則余之奉命時固已審之。今茲塵土之世界。可以奉別亦一無留戀。迨後此論娶謂至此復曰。自是以來壯氣日銷。而牽戀之情。乃如游絲縛鵬鷲之翅。然余當受縛時。尙挺立怒目視標佛。而矛兵則以鑿械加余。急如束溼矣。

第九章

公視吏曰。賊使所言。汝輩記之。汝輩當知朝廷視我厚。膺我以闔寄信。我不爲倒戈之事。當無待旁觀議之。復面余曰。汝亦勇士。乃敢冒死干我。我近得諜言。有撒克遜者。以兵屯威爾西。將以伺我有之耶。汝趣語我。或得保爾首領。余曰。公聽之。使者何惜首領。蓋事尙有重於此者。使者固驍將。隸撒克遜部。曲不敢欺。公作妄語。公曰。撒克遜何人。余曰。公問使者。使者但言己事。苟涉他人。必不告。公公大怒曰。此豸良奸黠。敢公然挺其矛戟與朝廷抗。反以爲榮。吾今告汝。汝之榮顯咄嗟將爲人所凌。汝

但自矜而已。他人何能矜汝。當知斜陽西落。若命亦且沈沒。余曰：使者榮名。使者能自將護。若使者之生命。卽不須斯留。亦非使者所畏。今當誠告公。爵吾大帥。於使者頻行時。立誓必爲使者報仇。或在公。或及公之左右。必有足以爲公不幸者。公當善備。使者此時百無畏怖。聽公所爲。公幸留意。撒克遜英雄人也。言出必踐。公笑曰：爾大帥或不白保。乃能爲使者仇復。今問汝蒙茅之衆。若何。余笑不答。公復怒。面諸謀士曰：汝輩能以術使此賊吐其誠款。否。中有謀士曰：昔達西爾曾以樛敲囚。指當立吐實。此在蘇格蘭兵間。累驗皆然。又有頌白之人言曰：達西爾之爲此。爲俄國野蠻時待土耳其之法。滋爲上帝所禁。凡基督教民無躡步從拜偶像野蠻之後。鄙人敢信近日英國已去非刑。今苟用是。是輕藐國法。公見二謀士論駁至烈。卽曰：勳爵威璉及將軍希嬰。二公之言各有所當。今且置此勿辯。呼矛兵曰：汝以囚行。命一教士爲彼懺悔。時有列校進曰：置此囚何所。公曰：入葆鐵黎獄。公旣部署。余獄復召他客入問。余出時。前後均衛兵。行曲徑無數。但聞劍匣觸階之聲。鏘然已至一旁屋。似

在古堡之下。中有小室。地溼如膏。有燈自牆外射光入。中置小榻。及櫪。制甚質樸。列校納余室中。且以人司余。遂入室寬余械。其人瘦瘠無歡容。腰下懸長刃。益形其梟悍。忽出聲謂余曰。良友。試振其精神。果使抑鬱無歡。是自覓苦趣。非處困之道。數日以來。如此事者至夥。吾前此獲二人。入至抗爽。初無戚容。君能葆其天良。或得天佑。矧吾輩非噬人者。君必無苦。余曰。吾初無他冀。但冀蒙茅王知余爲致其書於願斯足。語已。依榻而坐。曰。吾自信。乃終達。吾書其人曰。君似怨吾公。須知公爲善人。於人未嘗有忤。君必無礙。或君之黨人。能以力出君。余曰。吾甚奇君。君爲公宿衛之人。胡爲言此。其人曰。首領屬君。君欲自覓死路。聽君行之。惟吾公動必需人。吾不能侍君。行矣。余曰。吾爲待死之囚。幸壯士勿以此語我。忽仰首見牆竇中。寘聖經一卷。余大悅。以爲足懺吾過。且假以蕩滌沈鬱。其人曰。吾將出爲君傳食。幸君勿急劇。以自戕。語已。鎖吾扉。匆匆遽出。移時門復啓。復有列校曰申格拉者入。亦公內廷侍從之人。謂余曰。客若有事者。請呼吾名。此自供應。以我觀客。宜有以振客之精神。進與客語。

誠告客此中有一物較諸獄卒尤劇厲。余曰：何也？申格拉曰：客知天下之劇厲者，有甚於鬼乎？語時竟入掩其扉，微語余前此數年有巨盜曰赫達麻絡，亦禁是間。鄙人適司更於此，眼見是囚坐於木榻，吾時臨窗下視囚於十二句鐘時，將以語慰勉之。乃至時竟亡，此囚而吾身未離此門，囚何從出？且牆高數仞，地實如鐵，囚逸何所？吾排闥入視，尙見硫磺之燈然於地上，熒熒作青色。此紀實之言，非與君謔。則此赫達麻絡必爲大厲所瞰，無復疑議。以我卜之，決非當日天使之拯彼得今防此妖物。將更瞰第二人於此陷窅之間，誠以語君。幸君極力爲備，余曰：丈夫何畏鬼？申格拉怫然曰：幸自衛勿爲鬼得憤然鑰吾扉出，余於扉閉後更不聞餘聲，但聞悲風動樹，作異響。試思人在獄中聽此庭樹之悲鳴於心戚否？然甚惑申格拉之言，力振其神，不爲餒喪。余當此英年亦頗聞異教事，乃氣壯不之信，而亦不敢盡謂其無。顧無精於神學者，無從證實其說。卽世之博士求索學問，決不謂然，但以人身淪諸獄中，則又不能不信其事。時黃昏之光漸漸侵入窗櫺，吾命亦在須臾，幾與此夕光並逝，則余

當此境地能如博士之心。決不信鬼。耶果中格_拉所言。非謬則事乃大奇。余乃四偵牆隅。皆巨石所砌。而牆上燈光直穿一小竇而入。凡目所能及。牆上皆有殘書。均古囚悲慨之詞。地上亦巨石年代至久。光澤幾可鑑人。余四矚無一穴罅。雖鼠駕莫遁。嗟夫。余此時直造死域。血皆凝冷。思此數句鐘性命。當歸諸造化。而血筦亦躍躍而動。卽吾之靈魂。歷千磨百折。已漸漸蕩析。試思此壯士之身。本結束以赴戰場。持劍不釋。苟死於戰場者。其視死至易。今雖斯須未死而死。狀已歷歷在目。卽使病人垂死。其慘狀亦不如我。以人之受病。形神皆憊。似無聞見。今吾身受囚則固無病。而淹忽間。遂歸沈陰。此時眼前都懸死象。萬念起落如潮。又焉知一息殘生。乃至於白髮盈頭而仍健在。然則其人之命根。經此罅冶。似盛潮激岸。令其易狀。然後已。嗟夫。書郵何過。竟至於死。而吾自視。吾過特同。日光之野馬爲狀。微也。余獨坐以首埋。胸幽渺之思。起落萬丈。忽聞有聲鏗然。余不期躍然而起。四覓乃不得其狀。因思必腦筋動。故生此幻象。正自慰問。怪聲復動。視前爲烈。余仰首見牆上有片石。已掀。有人出。

面。余。但。覩。其。一。日。余。因。立。於。楊。上。細。觀。來。者。卽。威。麥。也。威。麥。呼。余。曰。孺。子。以。指。自。竇。中。指。余。曰。汝。微。應。我。勿。爲。司。獄。者。所。得。今。試。問。君。將。何。取。助。於。我。余。大。愕。曰。君。何。由。知。我。在。是。威。麥。曰。吾。何。由。弗。知。吾。之。熟。此。途。路。卽。類。標。佛。公。爵。之。自。至。巴。萌。墩。新。立。時。吾。與。吾。數。兄。弟。恆。遊。戲。此。葆。鐵。黎。塔。中。數。次。矣。汝。趣。告。我。何。以。求。助。於。我。余。曰。謝。君。臨。我。於。患。難。中。然。以。理。度。之。君。必。無。術。出。我。惟。冀。君。以。我。被。難。之。故。告。我。營。中。同。伴。則。感。君。萬。狀。矣。威。麥。曰。此。吾。所。能。至。者。惟。君。至。忠。爲。王。務。整。刷。其。精。神。勿。自。頹。廢。卽。吾。亦。甚。盼。蒙。茅。義。師。能。勝。盡。反。英。國。之。所。爲。王。爲。精。明。仁。惠。之。改。正。教。人。吾。至。欲。投。誠。事。王。以。襄。大。事。余。曰。君。幸。爲。吾。告。將。軍。老。卡。俾。其。人。隸。撒。克。遜。部。卽。在。蒙。茅。大。軍。中。設。我。遇。禍。者。則。爲。我。告。將。軍。俾。勿。念。則。我。感。足。下。至。矣。且。乞。老。卡。俾。徐。傳。此。噩。耗。至。哈。文。告。我。父。母。果。我。於。死。後。知。足。下。能。爲。我。達。此。消。息。則。亦。瞑。目。無。悔。威。麥。曰。孺。子。吾。力。能。至。吾。今。夕。以。精。壯。之。子。弟。御。駿。馬。立。至。蒙。茅。軍。中。告。狀。惟。吾。有。鋼。鑪。一。具。贈。君。不。審。君。能。悉。吾。意。否。余。曰。未。也。威。麥。曰。是。間。有。巨。竅。在。屋。頂。君。胡。不。仔。

細一驗。余仰觀曰。無之。威麥曰。吾兄弟羅格。曾以繩下。是中。以古時。委囚。恆自上。而下。大類約瑟。當日之見投。窖中。今茲監內。有門。實後來。續有者也。余曰。勿論得寶與否。均不足以助我。吾既不思遁。而亦不能遁。吾友趣行不行。且得禍。威麥曰。勇士珍重。倏然不見其影。石扉復闔。余在長夜中。尙仰望壁間。冀有消息報我。然監外樹枝。受風。余幾疑威麥更來。久終不至。計此老農慰我。爲時至漸。幸能釋懸盼之心。蓋余所敦託之言。彼必克踐其諾。俾我故友知余死狀。亦云足矣。時室中洞黑如漆。余尙閒行於室中。忽見司獄之校。叩扉入。執燈並麵包牛乳。授余曰。此足下晚餐。勿論適口。然實足助君之力。振君之神。據人言。前此勳爵。以罪出於塔山。氣概凜凜。衆爭欣羨。今君亦須鼓其精神。勿示餒怯。取譏貽後人。以議論。今夕吾公。大有所思。翕脣搓手。如蒙重憂。且怒以吾思之。必非與君爲難。第不知吾公所怒者何事。余默未答。言者則佐比列校也。彼去時。留盃於几。置燈於地。余餐旣。精神略振。遂臥於木榻。不期酣睡。而亦無夢。自念此寐。必數句鐘。忽爲奇聲。驚醒時。坐於草羈中。引目四矚。然

燈火已滅。獄中仍純黑。模糊中已露灰色之光線。似出小竇。復有重厚之物蔽此光。力余傾耳更索其爲何聲。久之寂然。余自審初非誤聽。其聲之來固在室中。余立起引手四捫牆壁。更蹴踏地石以試其聲。仍無變相。余大疑不審聲之所自。乃退坐木榻之上。冀得聞此第二聲。方余坐時。異聲復發。似裂似呻。蓋久蝕之戶樞爲人推動。中有黃光自上而下。仰視光力漸廣。果屋頂有石扉洞然已闢。一巨竇竇中有人俯視。影甚模糊。似背燈而立。少須有繩作巨結。徐徐擲諸地上。繩巨如臂。余引手握之。似其上有軸縛。此繩者余自知是必余不識面之恩人。縱余出獄。余乃引繩直上。爲力頗竭。竇小而吾膊巨。膊爲竇石所磨。痛極。余登時以手拭目。初上似無燈。忽爾洞明。其繩直自下而上。力闔石扉視之。余已立身一健。將之前。其人衣半臂及皮禪狀。類廝養腰巨紳冠。廣簷之冠冠簷幾及其額。下頰以巾裹之。手牛角之燈。余借燈光觀之。屋之小大與獄室同。自窗外矚已見大公別墅屋中無他陳設。仰望但見橫木搓枒支而爲樑。廝養曰。客言須子細勿怪。駭垣厚而門閉固無傷。然吾殊不欲司獄。

之人怪君爲鬼所噉。詫爲妖異。余此時雖能答。然已如在夢中。自謂獄堅如是。胡以遽脫。尤奇者。此人乃冒險出余於難。廝養曰。君試觀之。因以燈炤此石竇。示余以機關。復曰。君乃不辨此獄頂多小石合成。令人不可辨認。然爲制已久。較諸足下入獄之門。年壽爲永。厥狀大類瓶口。古人納囚獄中。但有此門。凡人自竇下者。永不得生。但自蝕其心。令心枯始已。惟此竇之嚴密。前此防人逃遁。不期今日適授足下。自由等一獄竇所用之美惡。乃大殊。余曰。謝君仁惠。言次。卽以目視此廝養。廝養曰。吾今去此僞狀。其聲似獮笑。立推其冠簷。顏狀已露。余視之。其狀大類公爵。雖愚人亦不至於蒙昧不能辨析。公曰。將軍吾滋恨。余不能爲詭謀。以天性愚直。不欲爲黯昧之事。其狀正類將軍。余自念設喻之良。無如此。譬余曰。臣度雅音永永弗諼。公笑曰。難中相遇。是安得諼。乍吾困將軍獄中。君必怒我。然度將軍得吾。此繩奉引。又必化怒爲感。大類釜中游魚。吾能拔出湯火以外。今試問將軍何由上此揭竿。招我之書。在吾謀士之前。則將軍膽力可謂至偉。余對曰。臣初意本求私覲。且以長史報公。非

敢。孟。浪。公。曰。然。惟。此。等。書。凡。人。皆。可。僞。爲。以。問。我。令。我。不。直。於。朝。廷。而。興。訛。造。記。之。徒。舌。長。而。囊。澀。恆。喜。嫁。禍。於。人。以。售。其。奸。吾。故。息。息。備。之。方。將。軍。未。上。吾。書。時。吾。疑。將。軍。亦。嶮。暴。之。徒。何。由。知。爲。端。士。余。曰。臣。冒。昧。投。書。防。不。能。更。覲。吾。公。則。臣。爲。負。蒙。茅。王。之。義。臣。又。聞。公。當。此。兵。事。旁。午。無。暇。見。客。故。不。得。已。冒。昧。恭。致。吾。王。之。書。公。喟。然。曰。義。哉。我。將。軍。吾。何。爲。責。汝。語。後。復。徘徊。於。室。中。久。乃。曰。將。軍。亦。知。此。爲。叛。逆。事。乎。吾。爾。時。詎。不。能。匿。將。軍。之。書。顧。一。匿。之。將。生。衆。將。之。疑。則。將。軍。益。不。能。脫。此。間。尙。有。慧。我。勳。伐。且。乘。機。陷。我。有。山。特。蘭。及。山。麥。斯。二。人。尤。奸。譎。時。時。張。其。兇。燄。吾。且。不。堪。此。時。實。無。術。以。脫。將。軍。但。有。僞。怒。投。書。之。人。則。羣。小。始。箝。口。不。敢。議。我。今。試。問。將。軍。苟。設。身。處。地。者。又。將。如。何。余。曰。誠。如。我。公。所。言。爲。計。應。爾。非。屬。矯。僞。公。曰。諒。哉。將。軍。天。下。光。明。磊。落。之。人。其。言。如。履。大。道。惟。本。赴。大。道。有。時。轉。卽。於。巉。險。則。事。變。使。然。非。人。之。責。吾。輩。均。掏。心。示。人。之。人。所。以。陷。落。殃。咎。往。往。如。是。今。且。告。將。軍。以。密。語。示。吾。之。意。旣。不。慮。將。軍。傾。陷。將。軍。來。書。吾。不。答。一。字。卽。以。將。軍。之。記。性。爲。吾。楮。墨。作。報。

書與蒙茅第一。著將余議。員謀士所言。一一銷歸。無有凡以上所言。亦渺若煙雲。淪之無迹。將軍之意。云何。余曰。我公言時。臣已知公非出本心。公曰。將軍吾之所言。去吾本意。至遠。今試問將軍。義師中將何責望於老夫。且其軍何恃。將軍在營所聞大帥之議。如何。亦必記憶。羣公之謀畫。作何部署。義師敢與雅各王抗者。究有何策。余曰。師尙未遇大敵。先謀與雅各王後備兵角力。雖然。義師尙未經練。果一日成軍。則事正未可知。脫使斐佛亨之師一覆。則舉國之衆。將悉心以迎義師。義師之額。方日增未艾。每臨一地。均有投身尺籍之人。彼雅各王之師。固衆。阿俾麥領西鄙。領豫備兵。伯爵潘布律將威德西之衆。子爵蘭黎領薩西士兵。自東偏來。伯爵亞賓東則壁於阿富西國之內。外。人人皆甲士。且雅各王之嘯嘯兵。亦自亞斯達至。義師之勢。雖未全盛。然已與之再接再勝。夫以寡敵衆。且勝。詎羽翼旣成。尙有弗勝者耶。彼軍雖衆。直如易退之潮。勢盛而去。亦速。何憂者。公聞言。亦頗憂鬱。喁喁作私語。似自籌畫於心。重有憂者。終乃言曰。使者爲余告蒙茅王。吾謝此惠書。且已熟讀。至再。衡量甚

審。今。爲。告。賢。王。余。甚。盼。其。事。之。成。且。願。効。力。歲。其。事。設。非。耳。目。叢。集。者。余。抽。身。已。行。彼。輩。方。日。窺。吾。短。吾。苟。示。之。以。意。則。決。無。幸。今。趣。告。王。悉。其。兵。力。向。我。義。師。苟。至。則。余。將。攄。吾。胸。臆。告。吾。所。部。惟。今。日。欲。求。速。其。事。匪。特。無。益。於。王。且。轉。足。以。覆。吾。家。使。者。今。能。以。吾。意。告。王。乎。余。曰。敬。奉。公。命。必。得。當。以。報。公。曰。汝。誠。告。老。夫。蒙。茅。果。有。何。策。且。置。身。何。等。余。曰。王。智。勇。天。授。人。也。公。曰。奇。哉。彼。居。朝。時。人。恆。侮。之。以。爲。浮。妄。無。恆。性。卽。蹴。鞠。一。道。未。待。終。局。已。奔。越。而。去。大。類。表。風。之。矢。隨。風。而。易。其。嚮。不。圖。以。無。恆。性。之。人。而。立。見。其。定。力。雖。然。吾。頗。聞。其。在。蘇。格。蘭。時。自。領。一。軍。頗。有。聲。望。吾。思。其。人。甚。類。羅。馬。史。記。中。所。載。希。拉。斯。初。示。孱。弱。於。人。久。乃。成。其。偉。業。公。言。後。復。喁。喁。自。語。余。默。然。靜。候。少。須。乃。啟。公。曰。王。此。時。已。收。拾。人。心。雖。下。等。社。會。之。人。亦。已。悉。心。歸。嚮。公。曰。兵。力。之。偉。卽。在。於。是。是。必。其。母。憤。鬱。之。精。神。注。彼。血。筦。之。中。故。王。崛。起。幹。此。大。事。而。舉。事。復。能。收。集。人。心。禮。君。子。而。恤。小。人。以。理。度。之。吾。亦。知。其。收。局。將。軍。今。卽。以。我。之。所。言。示。王。果。能。傳。老。夫。之。語。張。王。其。精。神。則。老。夫。尤。重。爾。之。詞。令。今。茲。非。早。

將軍行矣。以此三句鐘外。司獄者將易人。則疑駭。必生將軍。或爲人。得余曰。使臣將從。何處幸逃。而出。公以繩拋一罅中。曰。此繩尺寸或短。將軍緣此而下。及地時。向右而行。皆平沙。至於高樹之下。樹在別墅之外。樹第七株下。有拏枝挺出。使者盤枝上。出牆外。及牆外。則余已以人引君馬延候。使者得馬。可立馳南趣而去。遲明出險矣。余曰。使者刀械安在。公曰。均在鞍上。使者語王時。勿簡落。吾言須告王曰。吾之以術出使者。均不得已也。余曰。設公宿衛。敢獄不得。使者奈何。公曰。戇哉。茲事奚關。汝老夫遲明已至。布斯多從者。皆行安能及爾之事。即知之亦必以爲鬼噉而已。謂獄中多見妖異。亦斷不至疑我時趣矣。使者急行。余謝曰。願吾公納福。引繩遂下。闐然無聲。竟及於地。公引繩閉其竇。余至地四盼。有微光。似即威麥從竇而語余之處。前此半句鐘。余尙在獄中。初無冀望。今則脫然無累。竟無止我之人。仰吸空氣。心爲爽然。彼狂獄及雉經之架。屏予弗收。大類身爲厲鬼所赦。余靈魂爲之一新。壯氣復。王又似良賈。運重貨。人告以盡沒於海。即亦不言其所以然。尋復有人語以前言。皆妄。今

已。屯。此。重。貨。以。待。鬻。者。則。良。賈。此。時。之。樂。又。將。如。何。顧。余。之。喜。樂。視。良。賈。之。視。貨。爲。輕。第。不。期。以。身。爲。試。則。大。奇。矣。於。是。心。有。所。感。自。慶。更。生。謂。更。生。者。不。與。世。有。益。耶。因。踞。而。謝。天。知。後。此。命。運。亦。將。臻。於。舒。泰。悉。力。圖。我。功。名。方。余。踞。地。禱。天。時。今。迴。憶。之。五。十。年。矣。計。自。爾。日。起。至。於。今。日。考。之。均。交。佳。運。如。大。舟。之。出。弱。水。一。往。均。赴。坦。途。無。有。乖。舛。於。是。行。出。大。樹。之。下。跨。小。池。可。一。咪。果。至。牆。下。見。一。大。樹。行。次。竟。不。覩。一。人。但。見。小。鹿。出。沒。於。月。下。余。迴。望。葆。鐵。廬。高。塔。黑。影。沖。天。余。數。第。七。株。大。樹。攀。斜。枝。出。枝。適。拗。牆。外。余。遂。下。見。余。馬。已。立。暗。中。有。圉。人。引。轡。余。上。馬。納。槍。刀。於。鞞。馬。騰。驥。奮。迅。而。去。竟。殘。夜。均。勒。此。韁。逾。田。家。門。外。月。光。如。洗。復。繞。長。河。行。水。光。受。月。清。漣。射。眼。渡。杉。木。之。小。阜。而。東。偏。之。天。自。深。黃。遂。幻。爲。紫。色。初。陽。已。奮。其。光。力。直。上。西。摩。瑟。山。峯。林。木。之。表。余。自。計。行。道。遠。矣。忽。悟。今。晨。爲。禮。拜。而。四。嚮。鐘。聲。皆。動。聲。至。沖。融。余。心。已。脫。危。險。且。無。私。書。故。泰。然。上。道。偶。至。一。處。爲。司。柵。者。詢。問。數。語。余。告。以。自。標。佛。公。爵。營。中。至。更。行。至。阿。西。布。利。見。一。牧。者。引。騎。余。馬。突。而。稍。前。而。此。牧。人。徐。徐。赴。

倭斯余道中問以西摩瑟西南物狀。牧者言均揭竿應蒙茅矣。彼倭斯及斐東摩勒葛東巴利諸處均爲蒙茅王守。而雅各王之兵已退東西二嚮。以待援師。余騎行過村間。見藍磨已張禮拜堂之塔。農夫聚而操演。而雅各王卒乃不一見。余遂趣斐東摩勒。赴大軍已而嚮晚。余乃勒倦馬。過考羅司亨廣衢中。見拖東之塔已轟然於山谷之下。余得杯酒。馬得束芻。人馬立健。復行。忽見斜陂中有四十騎。遠遠而至。其行至疾。余勒馬少避。欲稍近與言。而此騎隊竟勒馬趣余。有健將前導。一爲老卡俾。一爲齊伯司。二人見我。則揚手爲禮。老卡俾直立馬鐙之上。引目視余。不知所出。引身向前。馬一騰奮。轉聳其身。嚮後呼曰。汝爲美克乎。言次。淚盈於頰。曰。悲哉。美克。汝胡至此。言已。以手刺余身。驗其爲人。爲鬼。齊伯司曰。吾今方以死。士赴標佛之堡。撲其帳。焚其居。爲汝復仇。以今日軍中。忽得一廝。養卒爲老農所遣。言標佛已斷爾獄。論死。吾晨起。方沐椎其髮。卽行。而老卡俾已先我出。以四十騎行。吾馳而并之。與之同來道中。幸得將軍。今但問將軍。胡以不死。余曰。禍福半之。因雙引二人之手。弗釋。久

乃曰。吾前夜初未期能見朝日。不圖今日生存。惟吾之被難事。當徐言之。始罄齊伯司老卡俾同聲曰。王方急欲見汝。今且迴馬歸覲吾王。天下使事至君。凶險已極。然亦未有復命如是之速者。設君不得其死者。則巴萌墩將立覆。時四十一騎反向拖東。余則夾二馬之間。聽述別後之言。余亦以冒險事告此良友。時已入夜。余騎入城。以馬入廐。遂入公廳報命於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4753B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編內所載各省地方較前版增至八十
 一處凡都會商埠以及火車輪船所經
 各地之狀況如路程碼頭舟車輪價挑力
 客棧繁盛街市工廠大商店酒食館茶館
 戲館妓館浴室理髮電報電話郵局信局
 報紙會所教育官署軍隊警察名勝古蹟

中

國

旅

行

指

南

定價
五角

增訂
再版

祠廟庵觀教堂醫院慈善團氣候著名土
 產等一切情形瞭如指掌於旅行之所應
 知者實已應有盡有後附各省鐵路
 價目表共三十三線所有現已通行
 之鐵路無不詳載實於旅客大有裨益

本館創編上海指南已歷七
 次今又特派專員實地調查重
 行編輯凡政學工商食
 宿游覽之情形皆據最
 近情形一登載並增
 補城廂租界新地

上

海

指

南

定價
五角

增訂
八版

名三十年十月前所建之街路
 里巷無不列入又以外埠人士
 不諳租界言語因附滬蘇
 方言紀要一卷以便檢
 查實居滬過滬者之指南針也

西湖為吾國第一名勝惟
 山水繁複無人指導易入
 迷津本館特編是書舉凡
 各處名勝之距離遊
 覽之途徑無不詳載並將
 食宿交通一切應

西

湖

遊

覽

南

定價
四角

新出

指

曉之事以及蘇浙舟車價
 目章程悉為登錄且附西
 湖全圖及各景插圖
 數十幅凡遊玩費用時刻
 又皆一一說明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宣講

必備

之書

聖蹟圖

四角

孫毓修編 將孔子事蹟。繪成五彩圖三十二幅。每幅皆有說明。圖書精美。文字淺明。

模範軍人

每八册 角半

近者武成建廟。合祀關岳。又以古今名將二十四人為陪祀。本館特就諸公之事蹟。編輯成書。顏曰模範軍人。或一人一傳。或數人合傳。采摭史料。搜羅遺聞。以淺顯之文。述偉大之事業。凡我軍人及一般國民。皆宜人手一編。以為私淑之師資。而振尙武之精神。

公民鑑

九角

蘇錫元譯述 王倬校訂

教育部批

該書集名哲箴言。羅偉人軼事。發揮倫理道德之真義。洵為社會急需要之書。據稱譯備宣講及自習之用。具徵熱心。殊堪嘉尙。

常識談話

每八分 四種

孫毓修編 科學之需要。人皆知之。吾人於此種常識獨為缺乏。編者特創此體。為科學普及之基礎。

新說書

每二角 已出三集

孫毓修編 本書以歷史地理科學實業諸端為材料。而以小說之辭調說書之口腔。聯絡而貫穿之。談諧百出。逸趣橫生。

伊索寓言演義

三角

孫毓修編 演義小說。最足動人。本書以極有趣味之白話演成之。每則略加短評。并插畫百有餘幅。尤饒興趣。

富國學問答 五分
蒙師箴言 五分
話言 一角